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綏寇紀略卷三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真寧恨

制鳳陽為中都其嚴重視京兆中都留守司轄八衛一
千戶所有班軍高牆軍操軍又護陵新軍後所增設無
慮六千人護以一巡撫一太監巡撫督漕駐淮兼護泗
陵太監即其地為鎮守當賊之再入楚豫也楚按臣余

應桂預策賊必闌入淮陽宜及未然為之備南兵部尚書呂維祺為奏申飭江防尤以鳳陵單外為憂天子下其議大司馬張鳳翼無他規略惟請勅鳳撫東撫操江嚴備要害而已淮撫者楚人楊一鵬病且眊閣臣王應熊以主司故常優假之引疾不許巡按御史吳振纓烏程相同里厚善此兩人未為憂公稱職太監楊澤虐而不忌以剝削其軍民有衛指揮侯定國者怙澤勢而恣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叛兵殺定國于西關投書道上曰

將以明年上元勾賊在事慢弗省八年正月初七日汝

寧賊攻潁州其支賊以初八日由固始夜薄霍邱三日

霍邱潰

殺霍邱邑紳田既庭戴廷對舉人王毓貞知縣公出家小俱死

初十日焚壽州

之正陽鎮十一日破潁州屠之

尹夢鰲趙士寬往府鄉官張鶴鳴教官周逢泰

等于初七日獲奸細供賊定于十一日至潁夜舉火內應初十日知州通判策騎方歸倉卒募兵未集賊數萬

騎果于詰朝薄城下矣

知州事尹夢鰲手刃賊通判趙士寬巷戰

皆被創投水闔門死

夢鰲被創落水而死弟姪尹玉等共死七人幼子受傷未死印亦存

士寬城陷猶拔金簪募死士力盡亦死于河妻崔氏先縊二女隨自縊死潁有衛尺籍隸河

南自指揮同知以下李從師王廷俊等城守死者七人

千戶孫升田三震百戶羅元慶田得民王之麟俱死教官周逢泰斧砍墮落泮池賊以為死而舍之州人

故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五賊倒垂諸樹引滿射之

鶴鳴嚼齒大罵有賊刺刃者三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背

邪人始知其邊撫時有宿憾

鶴鳴故貴州總督

子大同伏父屍

哭被殺鶴鳴弟副使鶴騰

年八十二賊搜至鼓樓前罵賊而死

及州紳劉

道遠田之穎李生白丁嘉遇舉人白精忠郭三傑皆遇

害進士韓獻策父韓光祖罵賊而死

生員死者七十七人潁州衛生員二

十六人而楊于世熊叶夢檀之樞韓定美等最烈節婦
自進士韓獻策母武氏妻李氏推官鹿獻陽妻王氏戶
部主事李生白妻韓氏以下共三十七人而烈女梅
氏董氏等共八人俱具在兵給事林正亨查奏疏內河
南巡按金光宸以聞帝疑淮撫報不至越日而一鵬以
正陽鎮初犯交境為言未切也淮撫標兵及所調遣馬
廣駱舉之兵共六千人地與中州牙錯者數百里卒皇
急不及成備十五日天大霧壽州之賊趨鳳陽留守署
正朱國相千戶陳弘祖陳其忠以兵迎敵死于陣賊越
紫金城而入焚皇陵享殿其明樓鐘簋存焉龍興寺高

皇帝御書第一山也亦皆燬闢高牆放孽宗燒公私解
舍殺太守顏容暄燔之推官萬文英之子以身予賊匿
其父以免指揮陳永齡千戶盛可學等死者四十一人

班軍高牆軍操軍新軍死者四千三十五人

給事林正
亨查鳳陽

失事焚燬三府公署罪宗共二百六十五名今存一百
七十四名留守公司府廳共燬五百九十四間焚鼓樓
龍興寺六十七間民房燬二萬二千六百五十二間殺
官六員失印二顆武官失印二十顆生員殺六十六名
護陵班軍殺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牆軍一百九十
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舉人蔣思宸
百戶趙國俊妻
女杜氏殉難 賊大書徽志為古元真龍皇帝掠陵監

所遺響手小閹十二人縱酒奏伎先期秦賈著市籍或
一二年相見呼爾汝雜飲就其傍剝孕婦注嬰兒于漿
為嬉笑三日有賊張盼子者至揮其衆去過紅心驛焚
之再焚池河大柳淮撫所調馬廩之兵不至駱舉屯濠
梁左次避賊南兵部尚書呂維祺職方郎陳洪謚遣叅
將薛邦臣以兵壁全椒趙世臣守浦口賊走定遠焚藕
蕩去全椒十八里曰石牌橋詣神祠卜所向不吉碎其
像去李自成西行與曹過二賊合返歸德睢州而獻忠

南趨廬州裸婦人數千詈城下少愧沮即鎡以矛盡銳
仰攻賊將梯其堞以入踞北城樓歌呼飲知府吳大樸
令壯士挾飛砲外擊賊首與樓俱碎城得全攻巢縣破

之

正月二十三日至巢縣夜梯城而入殺知縣失印

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

門開西門誘賊入塹其溝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
刺之殺千人抵廬江士民具幣求免陽許之內夜襲之

陷

二十四日圍廬江二十六日夜雨大作礮盡入城燒殺教官典史鄉宦盧謙舉人張大受畢伊周等明

日攻無為州破之帝初聞潁州失事即虞創陵寢亡何

河道總督劉綎嗣有急奏後三日一鵬振纓之疏始至
帝遣官告天地社稷哭于二祖列宗之廟命駙馬都尉
王弼太康伯張國紀行祭慰禮兵部尚書張鳳翼戴罪
視事用兵部右侍郎朱大典為淮撫即其為東撫時標
兵命故總兵楊御蕃統之馳赴廬鳳修復陵園改用太
監王裕民為鎮守下詔罪已諭中外刷國恥盡心殺賊
先是兵部以科臣常自裕告中州急也議調西兵二萬
五千北兵一萬八千南兵二萬一千又關寧鐵騎二千

以張外嘉及戍帥尤世威領之真定標兵五千赴臨清
等處策應天津兵三千以徐來朝領之自臨清濟寧赴
歸陳又徵白杆羅網壩兵三千譚大孝領之自夔門赴
豫南北濟師共七萬餉七十八萬六千外留楚新餉十
三萬蜀新餉二萬又發帑金二十萬詔諸將以六月減
賊取軍狀不及期者罪無赦號大舉會聞鳳陵之變以
南北兵俱未至獨松潘副將秦翼明抵河間使速由歸
德趨鳳陽

翼明與石砬土司秦良玉姑姪之親每
調援輒共事然翼明流官非土司也

鄧玘

近由麻黃往安慶命劉榮嗣馳赴泗州趨狼山副將王
佐才以兵設防毋再誤陵寢劉澤清倪寵各以其地守
要害護漕帝特勅馬鳴世斂鹽艘于南岸防江呂維祺
時以臺省拾遺中考功法落職為民改用南都察院右
都御史范景文為南兵部尚書而朱大典王裕民楊御
蕃至鳳陽繕葺皇城裕民御蕃營陵左大典營陵右游
兵千人營陵後事粗定遣金吾騎逮一鵬振纓澤至下
之獄兩相以其私調旨輒左右之借豫帥不邀擊為分

過給事中何楷等以為言帝明聖決意誅之科臣林正

亨銜帝指周視寶城察方中封處自常奏外有密聞為

圖以獻而一鵬棄市振纓在繫須冬論

一鵬以六月二十三日誅楊澤

已前死仍著議罪振纓後發口外為民

尋用言者并逮陳奇瑜覆治追禍

始也

奇瑜縱寇殃民又以隴州解圍報有斬級下傳永淳驗問不實坐欺朦差金吾拏解熊明遇曹文衡

許鼎臣有旨作速勘議

是時賊攻桐城急桐先有民變給事中孫

晉

桐人時有疏請增兵以衛安慶

遇樞臣鳳翼于朝房自言其鄉恐懼

寇鳳翼曰公南人何憂賊起西北不食南米賊馬不飼

江南草聞者粲然皆笑比桐急而調援用鄧玘玘暴掠名天下給事言諸朝玘亦失期不至應天巡撫張國維于正月十九日率吳淞總兵許自强提南兵三千人救桐桐先有游擊潘可大將皖兵三百人偕知縣陳爾銘設守不能克賊以潛山太湖宿松皆無城移營齟齬之潛山令趙士彥重傷卒太湖令金應元訓導扈永寧遇害國維至而桐圍解謀于安池道王公弼發守備朱士肩等趨潛山把總張其威守備項鼎鏞總練包文達等

趨太湖賊伏奸人皖城為內應而覺捕得誅之二月十

二日南兵遇賊于宿松之五里鋪殺傷相當朱士角別

與賊遇戰死皖山民築石以投賊賊多斃乃越英山霍

山而遁其西犯者游騎掠蕭碭

正月二十六日賊犯碭山縣令宋坤守城殺賊

窺曹單

正月十八日歸德之賊循曹單之河而西扎營焉漸下寧陵以去二十九日至二月朔日蕭碭

之賊逼曹縣丁家道口

知有備亦遁三四兩月淮泗皖桐獲休息

焉當賊之初破潁州也分其一軍自太和以正月入豫

之鹿邑柘城寧陵杞縣通許左良玉兵在許州不能救

賊一自杞東西奔一自許襄北犯聚于新密中正月三十日左良玉自白沙間道抵新密遇賊于東蘆村西蘆村追殺又分其軍自亳州以二月入豫之永城盧氏封六十里

邱以及于歸德歸德士民修完致死賊潰土堤入弗克

入賊由寧陵陽驛舖以犯睢州睢州新城幾陷會救至

走太康豫地遍遭跽籍

又有從廬州六安西入河南汝寧之固始光州光山者其

豫賊之先留者馳蹂魯山伊陽退屯新密山中

周爾敬報賊由

內鄉竄逸因盧氏屯有官兵由間道掠嵩伊爾敬二月十一日有盧氏縣灤川之捷三月十八日有三川柘子之捷二十八日有團魚山武家坡之捷共得四百五十三級西返歸睢之賊與之合

蔓延南陽汝寧

總兵鄧玘報二月新蔡被圍知縣王信被執十八日追及羅山斬首四百二十

二級獲鳳陽難婦知王知縣罵賊被殺

既而逼于諸鎮以南陽則走應隨

以汝寧則走麻黃皆入楚

六年十二月賊自興安鄖陽入楚襄陽之棗陽宜城轉至

德安之隨州應山○七年二月至黃岡麻城黃陂與安慶接界此係別股賊○正月十七日賊至黃安二十九日指揮馬如龍戰死副將雷應乾陣亡參將馮時早失利○八年三月賊從鳳陽轉者營雙溝鎮圖搶樊城天雨唐白二河水漲馬不得渡

楚撫唐暉先以二月初羅田

二月初四日從英山

破羅田知縣梁志仁被殺

為英山游騎所破禮給事王正志以為言

始移鎮漢陽阻水自固至是官軍敗績于岐亭

賊以三月初三

日攻麻城初八日掠團風鎮
團岐亭十二日犯陽邏鎮

有旨切責

八年五月二十
八日部覆唐暉

解任回藉
料理候代

按臣余應桂懲鳳陽前事謀于撫臣用鎮筓

茅岡兵二千施南女官冉氏兵五千先後戍承天捐贖

錢金十餘萬募死士以身護顯陵帝優詔勞焉賊有破

楚之清溪泊由星子山間道入蜀者蜀將張令吳國輔

守備李旺等力扼之于白水陽平東鄉達州之間賊亦

非大隊不比前歲為深入此皆破鳳陽以後由豫以入

楚蜀者也而先此秦督承疇從甘肅東馳于正月二十

八日抵雒陽

承疇于正月初八日自西安馳赴河南聞十五日于靈寶斬賊三百六十五級

鳳陵有變特晉兵尚書賜上方劔便宜行事自以新膺重寄陵寢雖非專責不早殄賊致驚先皇在天之靈重為君父憂上書請自貶願提兵與賊決死命諸路官兵並馳赴嵩盧靈寶陝鄧浙川駐楚豫適中之地以示入衛中都賊聞秦師之盡行也其近潼關雒南者又折而入秦承疇三月朔次汝寧

承疇以二月十九日自河南府由登封禹州許州郟城上

蔡等處到汝寧

諸將如曹文詔張應昌來自晉中者已次近境

尚未至

曹文詒張應昌時稱援勦總兵

而楚之鎮筧石砭兵蜀之白杆

羅網壩兵遠隔數千里乃即麾下見兵隨賊所向分擊

命賀人龍崔重亨往鳳陽鄧玘往麻黃左良玉往南陽

而惟取尤瞿文之千四百人以自隨

瞿文係靖邊副將

承疇駐

汝寧十日又遣瞿文赴麻黃撲勦客有謂督師者曰公

中權無師即緩急云何承疇笑曰吾以俟曹文詒至也

疏曰臣以三月初一日馳至汝寧江北鳳廬之賊有由潁霍入光固信陽轉入南陽有由桐城潛太徑奔麻黃

先是襄陽犯麻黃之賊又轉而肆搶孝感雲夢復遶出新野唐縣與南陽各賊相合前在南陽各賊俱由浙川

內鄉上津等奔入漢西商雒臣發賀人
龍鄧玘左良玉尤翟文視賊所在追擊承疇以十七日

由確山抵信陽徐來朝次陳州令趨嵩秦翼明次蕭縣
令趨六尤世威次亳令趨汝隨軍情所宜相賊勢之疾
徐而為之備以告于帝曰臣以徵兵未集就便設防于
江淮雒汝之間補苴摺拄未有成畫俟諸帥畢會度地
利審機宜次第上聞于是秦報日急秦靈臺麟游間故
有賊撫臣李喬方往討不以關門為憂賊由山中間道
入南原潼關道李煜然坐堂皇治他事猝聞賊至陶家

莊去關僅五里恒擾不能禦

傳永淳查失事疏曰流賊入秦有由閬鄉馬店深入

南山往西南奔華渭者有由閬鄉西南王旗屯奔華陰者有由靈寶奔輓轡門北朱陽者有由盧氏入蘭草南

朱陽奔淮南者有由內鄉浙川奔商南者不必由潼關而後入秦也八年正月二十六日賊掠河南之閬鄉二

十七日從南山北來直至潼關南原陶家莊潼關道李煜然以此不能禦賊六七萬分割咸

陽長安藍屋鄠等縣大掠涇陽而老獍獍八大王等大

營數萬再過商州又有豫楚之賊陸續從興安漢中襲

陷秦之寧羌州由沔縣略陽轉入臨鞏兩府其麻黃之

賊走棗及襄復由鄖陽故道入秦秦故有承疇所留兵

五千人左光先艾萬年靳桂香吳弘器趙光遠備他郡

而王錫命王根子

根子係撫臣標將

專駐西安承疇之在雒陽

也再命來胤昌以千餘人助之賊之由七盤坡入者遇
靈雨馬蹄穿爛士衆饑疲撫臣率三將可以邀之于險
乃乘夜潛歸避弗敢擊賊遂過險與豫賊合承疇再遣
張全昌以千人入秦未至而三將無功且縱掠關中大
擾按臣傅永淳以寧夏總兵祖大弼赴鎮道出高陵固
請留之尋全昌亦至命合擊涇陽諸賊而趨承疇反顧

根本

永淳疏曰左光先斬桂香趙光遠在漢中卜應第

吳弘器在臨鞏父萬年在平涼西安唯王根子來

肅昌王錫命三將而已皆不能討賊祖大弼于四月十

三日抵高陵內丁驍勇可用○六月二十二日傅永淳

奏李喬極庸極懦有旨革職議罪來肅昌王根子王錫

命俱革任提問○李喬報功疏曰賊在鞏昌者有安定

大三灣之捷清水營副將王繼勛守備崔光祖功也會

寧崇家嘴之捷叅將卜應秀功也秦安三陽川之捷總

兵孫顯祖功也在西安者有醴泉流東趙村之捷總

兵張全昌祖大弼功也前後共斬六百八十八級承

疇抵信陽未三日而曹文詔偕張應昌各以其衆至則

大喜先令文詔於光山應隨擊賊文詔于三月二十八

日冒雨逐賊于隨州斬級三百有八十賊自隨奔泌陽

劉成功邀之斬級百有四十兩人皆親將能用命軍中以督師為知人承疇四月十二日次汝州召其僚佐大會曰羣帥咸集西安望救當先定要策吾意急入關秦固形勝之國地勢險阻賊今依深山多徑道秦有兵則出豫楚豫楚有兵則走之秦我東西奔命曠日費財是敵道也求其盪定豈不難哉天子赫焉震怒發精兵誅不軌謂五月足以決期平賊承疇仗節而西誓必有以報命若秦將士疾擊而豫楚弗多分部以遮迺要害俾

賊得鳥驚獸逸則功敗垂成誰執其咎也吾出關半載

具知隘口扼塞處今日之事當與諸將定分地乃為書

曰左良玉吳村瓦屋內浙之要道也汝與湯九州以五

千人扼之

陝西商南縣往正東瓦屋裏可徑趨內鄉鎮平以達南陽府往東南吳村可徑趨浙川以

達黨子口

曰尤世威雒南有蘭草川朱陽關者汝與徐

來朝以五千五百人設守曰世威汝所將勁旅也靈陝

賊所出入汝勿懈

陝西雒南縣往東北輓轡關北朱陽可徑趨靈寶陝州往正東蘭草川南

朱陽可徑趨盧氏永寧嵩縣

曰陳永福盧氏永寧諸隘口汝隸豫撫截

擊其率千八百人以從曰鄧玘曰尤翟文曰張應昌曰

許成名各以所將兵防楚楚之漢江南北上津鄖西平

利竹溪有一賊勿戒者惟汝罪

從漢江以北石泉漢陽至洵陽縣入上津鄖西

可徑趨鄖陽府入鎮安山陽商南可徑趨浙川內鄉南陽府從漢江以南西鄉興安入平利竹溪可徑趨鄖襄

兩府是役也兵之分于豫者一萬四千有奇分于楚者一

萬一千有奇審地勢量兵力可以完守無恐

承疇移會晉撫吳姓

山西總兵尤弘勳防河無使一賊越渡河東

既而徐來朝不肯入山兵譁于

盧氏樊城兵變以尅餉鄧玘死鄧玘縱兵淫掠又遇其

下寡恩不死于法死于亂是佚罰也

鄧玘以四月十九日遵秦督調度赴

鄧襄防秦寇二十六日標將王允成家丁鼓噪殺其二僕玘登樓越牆誤墮火巷被焚死其步兵營不動副將

周繼先賈一選統之中樞羽檄徵天下兵越半載而譚

大孝不至

承疇疏曰副將張令恭將譚大孝兵九千臣未敢遠調聽蜀撫王維章總兵侯良柱率之

親赴秦楚交界相機調度是蜀兵尚不至也

督師號令甫申而徐來朝鄧玘

兩將不能為軍識者時以為憂承疇既從汝州拜表西

發以寇會于秦也曰賊必由鳳縣棧道兩當徽州以入

略陽改令張應昌尤翟文自鄖陽循路進討轉赴興安

漢中以會左光先趙光遠等承疇自率賀人龍劉成功
入秦而檄文詔自楚以兵來會二十七日承疇次靈寶
承疇于靈寶再疏請以朱大典留防江北總兵秦翼明
兵二千駐鄧州光化副將張外嘉兵二千五百駐南召
魯山為後勁○二十九日汝南道黃日昌報游擊王允
成兵變諭以回襄陽不從願投左良玉營三十日良玉
至撫之乃定文詔從南陽馳而至以賊屯商雒兵至恐先走

漢興官軍由潼關入反在賊後乃令文詔由閬鄉取山
徑至雒南商州直擣賊巢仍從山陽鎮安洵安馳入漢
中遏其奔逸曰此行也道路回遠將軍甚勞苦吾會集

關中兵以待將軍拊其背而遣之文詔躍馬去三十日
承疇至潼關諜云賊在涇陽即赴之五月初四日次高
陵南二十里賊知洪公來奔醴泉興平承疇折而西夜
渡渭赴西安議討商雒大賊而文詔之至商州也以初
六日追賊五十里抵金嶺川賊據險以千騎逆戰叅將
曹變蛟力鬪諸營競進卻之斬九十級俘十九人變蛟
文詔兄子也賊中聞大小曹將軍名皆怖懼承疇以初十日得商
雒道周士奇報初五日曹文詔冒雨至商州賊去城三
十里營火滿山文詔二鼓率叅將曹變蛟守備曹鼎蛟

侯一位等三十餘員為前鋒令都司白廣恩等督陣行至五峪步賊伏兩山深林精騎山溝誘敵曹總兵且戰且追至金嶺川我兵奮勇決戰賊始敗走其商雒老獬等以是日直薄西

安距我大營五十里我師次夏杏邨命賀人龍南入子

午谷曰賊南走擊之命劉成功王永祥屯東南曰賊北

走擊之張全昌亦從咸陽截擊遶出興平之東賊以此

不敢南渡盡奔武功扶風其夜賊從扶風之教坊塘渡

渭走郿

賊在郿縣東南青花鎮

承疇恐其東奔又渡渭追賊初七

日我師至王渠鎮賊下掠南山賀人龍劉成功等大戰

追奔三十里至大泥峪賊舍馬登山諸將各有斬獲

賀人

龍所統賀勇賀文煥五十員劉成功所統劉成威劉成清三十員王永祥所統李國政等與賊相斫四十五陣賊敗走我兵乘勝追三十餘里至大泥峪天晚收兵賀人龍斬三十二級生擒三人劉成功斬二百二十三級生擒一人王永祥斬七十級

是日我師抵整屋明日諸軍會郿之秦

王嶺遇賊擊敗之十一日次藍田賊遁走網峪川欲奔

河南以浙川內鄉重兵折回雒南走盧氏扼于尤世威仍入山中承疇追賊至整屋鄠二縣境上據鞍顧盼以鞭指謂諸將曰此地南距山北阻渭中三十餘里賊出

秦入秦之要口得專將守之賊無能為矣乃以十一日
勞饗將士命游擊王永祥駐潼關馬獻圖駐藍田都司
高崇選李世春駐盤屋監軍道劉三顧節制之曰商雒
之賊不得過而西平鳳之賊不得過而東有庀汝而不
在者死部署甫定而前犯西安諸大賊闖王八大王等
圍鳳翔過天星蝎子塊等圍平涼報至二十七日承疇
自盤屋郿縣渡河抵岐山向平涼賊分為三道東往涇
州鎮原寧州而鳳翔之賊西趨汧陽隴州官軍分路追

擊曹文詔自漢中以其兵至賊大勢盡向靜寧秦安清

水秦州間衆且二十萬

傳永淳賊情疏曰滿天星攻平涼累晝夜官軍固守不拔遂奔

鎮原慶陽督臣發艾萬年劉成功勦之整齊王闡塌天等因為尤世祿所扼仍聚商雒山間耽耽楚豫闖王八大王等最強有張全昌督副將賀人龍等往勦督臣親率總兵曹文詔等追之必此賊蕩平餘賊可漸平也

承疇疏曰臣所帶入秦戰兵止有二千其先在秦官軍

左光先趙光遠靳桂香兵三千四百有奇在漢中孫顯

祖兵一千五百

顯祖在晉中得罪時復用為臨洮總兵

卜應第吳弘器兵

二千在臨鞏各任堵勦未便輕調平涼有艾萬年兵一

千為城守潼藍藍鄠等處王永祥以下之兵為分戍其
隨賊所向為勦援者止有曹文詔張全昌等六千人夫
以二十餘萬之強賊而用十分居一之衆扼其喉使之
不逞地濶則難周兵少則弗敵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勝負之數未可得而知也

部議額兵七萬二千實計止四萬二千除分派豫楚外合

算秦中官兵僅一萬六千而漢興遠在二千里外其隨
督師者為曹文詔之二千張全昌之一千五百張外嘉
之二千五百賊以外堵有兵衝突難出故合力致死督
師迫五月之限諸將凍凍上方不敢不挺身決戰此曹
文所于是六月十一日官兵值賊于亂馬川前鋒中軍
以敗

劉弘烈兵敗被執十四日副總兵劉成功艾萬年游擊

王錫命以三千人戰寧州之襄樂頗斬獲俄賊衆伏發

被圍萬年及副將柳國鎮敗沒

萬年以六月初六日兵部推宣府總兵不用用

李國樞

失亡十餘人成功錫命俱重創二十一日總兵張

全昌副總兵賀人龍以三千人至清水之張家川斬賊

百六十餘級又明日追賊失利都司田應龍張應春死

之賊連勝益驕欲犯西安涇陽三原承疇在邠州憂之

不知所出曹文詔知艾萬年死拔刀砍地瞋目大罵曰

鼠子敢爾即詣承疇請行承疇見其憤踊喜曰非將軍不足辦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赴淳化以為將軍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寧州真寧往二十八日遇賊于真寧之湫頭鎮叅將曹變蛟為前鋒直前衝賊斬級五百有餘乘勝窮追三十里文詔自率步卒殿後賊伏數萬騎四起合圍飛矢蜚集賊不知是文詔有帳下卒被縛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丁識之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之益急文詔力屈不能支

勇氣彌奮手擊殺賊數人轉鬪數里拔刀自刎死游擊

材官沒者二十餘人承疇為之仰天慟哭請于朝加贈

卹焉

文詔復原官贈太子少保蔭子一外衛指揮僉事立祠祭八壇造墳安葬陣亡官丁著該撫按查明

卹賚後以文詔妻林氏請指揮僉事准世襲

文詔父萬年並取鬪文詔尤為

賊所憚關外豫楚諸官軍聞之皆為奪氣

六月中陝西鎮安縣陷七

月初賊逼近山陽上津光化等處

夫賊本困于饑寒而吏不恤稔惡雖

久猶可洗滌兇穢復為良民一旦盜長陵坏土則滔天

之罪勢不能以自還矣中外文武大臣受國厚恩觀望

釀寇致使流毒上及山陵據法應死豈獨楊一鵬已哉
思陵自以得罪祖宗素服避殿三日大臨冀以發天下
同仇之氣而諸將擁婦女掠寶玉與賊交關為奸利者
日甚其盡心王室折衝厭難止一承疇耳朝廷恤其勞
苦寬其銜轡尚恐不足以立事乃使之左支右詘前顛
後踣介馬馳秦楚豫之郊而責以六月為軍期此雖四
境之內州郡討捕者尚恐不足以殄滅而欲使之覓地
數千里禽薙四五十萬之強寇誰任密勿秉國成不為

主上分別言之也授鉞專征便宜奏請付託非不甚隆
然國家將驕卒玩軍政不修于今百年即祖陵失事而
武臣無一人就戮者無以厲其餘矣督師所能斬斷者
僅自偏裨以下諸大帥盡高班相與為等曩其受節度
亦空文羈縻耳若遽以賜劔齊之將環視而起誰復與
共事乎地云五省不過一秦衆云七萬不過一旅左良
玉陳永福之在楚豫者不能效鞭箠使也孫顯祖左光
先在秦而有分地者不得屬橐鞬從也其名為戲下如

賀人龍乃前督之敗將張全昌為將來之降賊不足以受指蹤腹心牙爪曹文詔艾萬年劉成功三人而已文詔六載鏖戰西濠大捷論功當封顧以他事得罪晉撫吳姓從戍籍薦起感激自奮隨州之邀擊商雒之窮追身不解甲者兩月其勤至矣承疇之功皆文詔為之一朝敗沒并艾萬年而失之宜督師仰天慟哭知士氣之沮喪而天討之稽誅也已鄧玘貪將也已吾一軍曹文詔大將也死于百戰君子于八年討賊之事書曰樊

城兵變鄧玘為其下所殺瀆貨也王師敗績於真寧湫頭鎮總兵曹文詔死之勤事也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傳曰擐甲執兵固即死也其兩人之謂夫

附紀

太康伯張國紀之祭告鳳陽祖陵也于乙亥九月初十日從黃河舟行路經單縣為牟文綬戲下將官吳尚文等二千人白晝陳兵遮阻口索過關銀一百兩國紀不從衆兵毀棄欽頒香帛殺死水手校尉多人

兵垣糾之曰太康懿親鳳陵欽遣香帛法物此而可
刼斂又何者不可刼斂乎且其所立之關為何關百
兩之例為何例兵橫至此而欲以立軍紀戢亂萌不
可得也

楊一鵬為成都推官登峨嵋山有狂僧踞佛坐睨楊
而笑曰汝猶記下地時行路遠歸哭數日夜吾撫其
頂而止邪楊追憶兒時語大驚禮拜臨別囑曰我鳳
陽人三十年後見汝于淮上楊之為淮督也得賊信

治文書亟而野僧薄暮擊軍門鼓稱峨嵋萬世尊致
書於楊遲以詰朝請見僧大詫曰過今夕不及救矣
質明索之不知所在發函得七言詩四首其一勸早
遁二三四首則西市語也楊臨死合掌稱好師傳後
兩詩不傳疑為國亡識云

鄖撫盧象昇疏曰臣當援兵未集先以毛兵新兵各
五百名石砦兵六百名更番偵覘練習火攻分布鄖
津要害而躬提健卒數百往來襄宛光均之間幸寇

復入秦鄖襄得以無恙今寇奔商州鎮安山陽有復
犯豫楚之勢夫賊在西鳳平固可由棧道徽階以入
漢南賊在商雒鎮山可由內浙鄖津以入襄宛臣甚
憂之先經督臣洪承疇調度張應昌由宛鄧尤翟文
由德黃馬步兵二千六百人從鄖西上津山路出洵
陽以越興安又以楚鎮許成名竄兵三千六百人取
道保康房縣抵竹溪為之後勁至光化黨子口苦無
兵扼防而總兵秦翼明領川兵二千于五月十一日

續奉秦督臣調到最為得力總兵鄧玘遇害其標下
副將賈一選周繼先報現存馬步兵二千六百五十
二人未動五月十六日調至鄖中臣為申嚴軍律發
往豐陽關蠻川關防守夫秦督汝州定分兵之議實
望一時文武大吏倡予和汝共襄成算以予觀之惟
鄖撫秦指麾于千里之外若左右手且盛稱督臣深
籌確畫洞中機宜為不可及兩人才智相侔忠猷契
合于此一疏見之矣既而戮力中原同心推讓有古

皇甫嵩朱雋之風惜乎其功之弗成也

楚撫唐暉有治臣增兵之請以鄖兵衛鄖而撤楚兵
防兵樞臣以寇在門庭非議增之時可再調軍兵二
千施客兵二千以援之兵科給事史可鏡疏曰賊之
入楚者兵毆之也兵雖多調無裨于楚如鄧玘曹文
詔張全昌非自北而南者乎川將如張令之援略陽
侯良柱之援漢中縱洪承疇舍兵變而來辦賊非自
西北而東南者乎總之兵在後賊在前未有不以楚

為壑者也楚驍將楊正芳殞矣楚南不屯重兵賊走
荆襄承德何以當之今惟調川東兵數千取道巫陽
彝陵逕達荆南而臣鄉算兵人咸習戰不妨多調數
千由辰常而趨荆門楚事庶可無恐耳時按臣余應
桂已調茅岡隘兵五百澧州練兵三百而唐暉發撫
標兵千二百人趨郢光襄可為有備賊以十二月

闕

日犯上津初五日犯郎三日官軍擊退西津被圍
七晝夜方去又自嵩縣均州來者犯內鄉唐縣棗陽

楚事可為甚棘應桂之疏曰臣觀流寇此來似不專為楚而為豫憂不獨在豫也豫兵勢已重賊必徑突廬鳳以窺江淮未踰月而其言大驗八年正月應桂之疏又云賊入豫中自南陽以至汝寧者十之七八在楚者十之二三豫之視楚尤急矣撫臣兵一萬二千而鄖兵不與襄樊有道員所練鄉兵可保無虞德之應隨賊尚蔓延亦由將吏恇怯鎮臣許成名自房竹移黨子口由光化移樊城步步向內並未見賊觀

此奏似乎楚境稍寧諸將宜各用命不欲為張皇孔急以調兵糜餉若應桂者所謂奏報以實者也

秦按臣傅永淳之糾秦撫李喬曰賊之歸秦也遇霍雨崎嶇萬山絕谷中至藍田之七盤坡撫臣邀其剋而擊之可殲盡乃乘夜潛歸軍心大懈賊氣愈驕皆此一縱階之厲也有旨落職議罪夫七盤坡古之武關朱陽古之函谷皆一人設守萬騎莫攻昔人所謂天險今賊入則由武關秦兵不能擊出則由函谷豫

兵不能禦地利將安所恃乎可為三嘆

鄧玘以川兵戍遵化復登州遠人久役勞敝思歸固知其不可留矣朝廷不得已于討賊勉以成功之日便道西還兩年之間自河北以達漢南不遑奔命積功而驕長征則怨既驕且怨能無亂乎七年七月其下為中軍校尉所辱一營盡甲焚柵而噪手刃三人給餉二千二百金乃定玘亦上書自言臣以六千人出夔門今所存者僅千有二百如必欲臣留者請發

馬步兵各二千馬五百匹以成一旅信陵君之下令
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
子無兄弟歸養遂救邯鄲存趙夫征伐大事未有不
順人心者也今以西土之人掌北門之管瓜期不代
馬革無歸生者裹瘡痍死者膏原野巴人賁女望祭
征夫于萬里之外奈何不早為之所乎玘之暴橫剝
軍樊城之變升屋騎危顛于隧炭為衆所焚傳曰不
戢自焚宜其及已夫川兵天性難制而況所來絕遠

采薇之詩不云乎我戍未定靡使歸聘古者加念征夫行役之人勤而莫恤坐令客軍內潰主帥受戕誰之過與誦河上弼翔之章不能不致恨于圻父也

或曰曹文詔戰將非大將也大將居中權持重不動文詔百戰百勝一敗而覆此輕敵之過乎予曰不然古者置大帥背後有節可以殺人廡下積黃金恣其出入其行師有前茅有左右翼帳下設長弓勁弩為之衛故可坐制勝先朝承平右文武臣資地積輕世

胄如尤世祿杜文煥親信健兒皆祖父私財泰養而
倪寵王樸之在京營士馬皆選又倚藉中官未嘗深
入赴利其他拔足行伍之中致身大將無斬斷以為
之威無金錢以為之用遇有敵則挺手鬪或不幸則
死之耳曷足怪乎或曰左良玉與文詔俱起者也左
累敗復振卒致封侯何與予曰良玉擁兵觀望又縱
其下大掠以充軍資招徠降衆張形勢以成跋扈要
朝廷濫爵賞此豈文詔所欲同者耶自其隸馬世龍

麾下為軍鋒入秦收王嘉肩鐵點燈子西濠銅川橋
二戰手所摧破者數萬花園寺疾馳中伏瀕于死者
幾矣不知所為逗遛也過河數十戰功高賞薄遭譴
湔祓朝受命夕辦嚴追賊于隨州商州累晝夜不解
甲不知所為怨望也生平惟定邊有譁兵之變潰去
二百人撫之即定部將如馮舉張天祿賈呈芳趙國
佐等推腹心共功名常稱其師行有紀所過秋毫無
犯白廣恩之降也文詔令變蛟共遊處廣恩見制府

不肯解所佩刀制府疑欲殺之文詔曰殺廣恩賊心
益危且廣恩才可用願以身保之其收攬駕馭豈出
良玉下哉朝廷不付以重兵多其賜予取平賊將軍
印佩之顧謂起自徒中立責後效制府分兵守險挈
瓶口而壅之醜徒致疾于我文詔憤王誅之不加痛
同事之摧敗猛氣空涌遂以其屬馳賊軍而死夫李
廣北平公孫為泣賈復傷創光武大驚國家之于曹
將軍非徒不能加之膝也又從而摧抑之迫促之身

歿之後下詔褒忠惓惓于金嶺川之一捷雖復周處
墳高霽雲廟食于國事奚補之有曹變蛟收散卒復
家仇孫策之還領父兵灌夫之直走吳壁忠勇慷慨
有叔父之風文詔有弟曰文耀同收河曲陣殞忻州
變蛟松山不食而死一門沒于王事君子聞鼓輦而思
將帥若曹氏者可弗書乎

張大將軍曰崇禎五六年曹文詔逐賊山西所向披
靡因小故得罪于洪洞鄉紳劉某之子劉啖豫按劾

之常勦賊太行山中豫帥良玉蜀帥玘皆會蜀兵大
敗文詔從山而下斬級無算時豫按在懷慶相見文
詔尚未解甲恨其功為所抑語不合面叱之由是朝
內操文詔短長猶以功大僅調鎮大同而以勦賊付
秦帥李卑賊得息肩勢復橫自文詔真寧陣亡變蛟
能繼其功由秦而蜀由蜀而漢中商州寶雞無處不
戰無處不捷至潼關原之捷而賊幾盡及移辦東事
而賊之餘燼一合而燎原豈非天哉雖時勢使然當

國者亦闇于計矣



綏寇紀略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綏寇紀略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芬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李棻

謄錄監生_臣郭洽怡

欽定四庫全書

綏寇紀畧卷四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朱陽潰

崇禎八年秋七月初五日告敗疾置聞時慶陽之寇乘勝傳烽下火照西安城中臨鞏平涼諸賊又十四五萬我師如左光先張應昌等皆遠在漢中檄徵未集曹變蛟袁文詔散卒鳩他將見無隸戲下者纔二千餘人不

復能軍承疇張疑設伏力遮涇陽三原之衝裹糧決戰
賊見督師之不可動也乃由耀州走朝邑渡渭入華謀
突潼關承疇以十五日次華州賊復由朝邑折而北奔
澄城郃陽而全營混世王等聲向渭城承疇晝夜馳于

十七日入西安漢中諸將之兵亦至

張全昌兵自清水
汧鳳已到涇陽催

赴省城
合勦

議衆擊賊奄至西安東偏我兵疲未出詰朝恐

賊之東逸也先令張全昌曹變蛟僥道走渭華格其前
承疇親至紅鄉溝遇賊游擊李效祖栢永鎮力戰賊始

卻登山陰覘越關而下承疇從藍田取山路出其背擣

之二十二日賊覺遁商維山中承疇又命張全昌趙光

遠提兵三千截潼關大峪口遊奕及閬鄉靈寶界其耀

州之賊已破澄城

澄城知縣毛昂霄初任公謁上司七月十五日城陷

圍郃陽不

下承疇還師救之始解去趨平涼邠州承疇留勦澄城

兇醜兼顧商維欲追擊無兵可分上書言狀朝廷加曹

變蛟副總兵示激勸厲軍鋒而令延綏總兵王承恩以

五千人受號令益甘寧兵五千鎮寧二千收回蜀兵九

千羗卒乘補士伍以會督師之乏絕軍勢幾于復振夫
襄樂湫頭雖敗于中靈陝鄖津尚堵于外豫楚完守賊
未能越軼堵勦之局猶可得而收也而尤世威徐來朝
之潰聞矣世威先守蘭草之隘徐來朝守南北朱陽關
為犄角朱陽關即古函谷漢武移其守于新安斥故關
為弘農千百年來嶽峯既闢民人之所走集百二之險
蕩為曩庚包原陵數澤而為守千里連營兵法所忌謀
國者莫之戒也徐來朝兵首變強令設防比賊至跳身

遁一軍盡亡

天津營楊明相領潰兵奔入左營徐來朝不知何往

尤世威經時暴

露師大疫二十八日猝遇失利世威與游擊劉肇基羅

岱皆扶傷其衆左次自潰

八月二十七日賊在索峪河係河南盧靈交界尤世威于

二十六日帶傷回盧頭傷一刀賊遂越盧氏奔永寧豫

撫玄嘿候代未謝事

八年六月初十日部覆玄嘿革任候代

徵左良玉自

內鄉陳治邦馬良文等自維陽援盧氏維時楚撫已改

盧象昇

由鄖撫改任

而肯嵐道宋祖舜為鄖撫許成名于七

月解任用秦翼明為湖廣總兵鄖撫以翼明之兵邀于

豐陽關隘賊不得過

監軍道苗祚土率川兵管副將賈一選周繼先與賊在豐陽關連戰

又豐陽後有小徑單川口可通鄖西鄖撫發將擊周士鳳率兵六百人守之秦翼明乘夜架梁絕壑透入賊營

後山連破青崖河吳家堰袁家坪三處斬一百四十九級賊始退

又轉出朱陽分為十

三營于靈寶號數萬南光祿卿陳必謙為豫撫

必謙以六月廿

六日拜豫撫命

未至按臣金光宸累疏陳危逼帝于是不憂秦

而憂豫且憂江淮河北之為豫楚續也召諭戶兵二部

以淮撫兵二千三百楊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

祖陵以董用文兵五千走彰懷倪寵兵三千牟文綬兵

二千赴齊豫之交相機調遣劉澤清推福山副將未行
令暫防曹濮馬嶺移鎮潁亳陳洪範召募健丁三千護
陵又以龍固關叅將李重鎮兵四千遼東總兵祖寬兵
三千先後馳援河南念秦寇在商雒者入豫餘數十萬
尚在涇陽三原洪承疇勢不能舍秦入豫命楚撫盧象
昇總理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用道臣于
豫則戴東旻于楚則苗胙土于江北則史可法為監軍
其承天兵三千屬巡按御史余應桂居守如秦寇盡入

豫則承疇勦西北象昇勦東南如賊復入秦則象昇入

關合討初老獬獬久伏商雒整齊王掃地王蝎子塊後

至共出關其留秦為閻王閻將二股于是知其中李自

成為特勁云

閻王西走武功扶風閻將東走富平固州其衆各七萬承疇兵止九千人馳赴蒲同

東勦而閻王西走無兵可追官軍闕山一戰同州再戰各有斬獲乃折而西閻王閻將合為一八月初

五日秦賊李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躋昌初七日張應

昌左光先與戰斬四百四十九級獲其軍師劉某李自

成遁歸涇陽屯醴泉之石鼓趙村別部屯七里原為淳

化耀州交境十四日官軍乘夜渡涇河于王橋頭被賊

小挫二十四日賊將高傑不得志于自成竊其妻邢氏

以降游擊孫可法挾以破賊

在富平馬家村乘夜出奇殺賊二百

取立效

為信豫撫陳必謙于二十日始受事是日豫賊攻中牟

二十三日賊抵開封入其郭俄遁去攻長葛鄆城扶溝

其令皆秦人能完守再攻鄆陵鄆陵故大司馬梁廷棟

邑里也告急趨兵援之二十六日左良玉敗賊于鄆陵

之張橋偏將李雲程馮良文敗之于彭祖店賊自鄆陵

敗後趨西華商水焚沈邱豫撫所遣將陳永福從鹿邑
遮擊賊分為二道一走項城由上蔡入江北之太和一
走潁川蒙宿而太和之賊合之淮撫朱大典與巡按御
史張任學以楊御蕃兵專護陵而令游擊朱子鳳援太
和楊振宗援蒙副將劉良佐援懷遠九月初三日秦兵
追賊于渭南臨潼間賊退走逐之賊恃衆還戰承疇督
麾下苦鬪大敗之初六日豫賊自嵩華趨邙攻密縣
知縣苗之庭敗之城下李重鎮頻不進事緩用解圍奏

捷李重鎮者司馬張鳳翼私人豫撫陳必謙遣之援密
以五日有半行二百三十里至密圍解已三日推官
湯開遠促之追勦去賊營僅十里兩日不動第三日發
馬撥八十名殺賊五人擒二人離營二十里密邑村落
為空自郾城至汝寧以六日走百八十里逗遛恒怯如
此司馬反謂必謙為吝賞為苛求云○帝以豫撫疏名
對閣臣文震孟等議撤尤徐病潰之兵以省餉司馬欲
留尤徐之半豫撫令全撤徐兵而尤管僅撤病兵留千
二百人以尤將劉肇基羅岱領之若津兵則聞賊便奔
一查便噪徐來朝者而貪兵月廩餉八千餘金一撤而
根拔矣左良玉躡賊于邾之神垌山賊連營數十里番
休更戰良玉收其卒而止趙柱被困幾不脫初七日江
北賊與朱子鳳所領廟灣兵五百人遇于懷遠之龍崗

集子鳳力戰死之劉良佐楊振宗能卻賊官軍亦傷不

利十一日豫賊于潁州南召集編筏渡淮陳永福追及

之我師大克賊不得濟

豫撫以潁上逼近鳳泗祖陵攸係故別命永福出境二百餘里

堵禦是日豫賊攻信陽州官兵敗之于北關及中山鋪斬

百級百戶葉正芳力戰被執罵賊死二十日秦賊破扶風

殺知縣王國訓二十一日豫賊恨密令再破之城下謀

必殘其城城庫而土惡攻圍三晝夜令棄堙殺賊三百

餘人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趨左良玉自邾援之乃

去

左將騎湯將步其勞與武臣同

是月豫賊自光羅趨黃安麻城自麻

城趨羅田西犯蘄水楚撫盧象昇以九月初九日聞總理命初以全楚主客兵一萬八千人分之以三千護陵寢一千六百人守鄖四千四百人備襄陽光化其援隨應孝感則算兵千五百人叅將馮時早領之援麻黃蘄州則算兵辰兵二千人都司周元儒領之鎮臣秦翼明川兵四千算兵一千駐隨棗而象昇自率楊世恩雷時聲三千人赴光山羅田迎擊十月象昇至羅山再檄李

重鎮陳永福入楚而整齊王從信陽走孝感應山其衆特盛象昇命李重鎮雷時聲陳永福以六千人自羅信而南楊世恩鄧祖禹以二千人自麻黃而西秦翼明周繼先以五千人自棗隨而東夾勦或告以宜急趨宛洛者象昇曰賊大勢在豫而前鋒皆向楚吾不能舍楚而

示賊以瑕也

楚按余應桂疏曰秦督新敗皇上調楚算兵入秦此謂楚豫暫寧也今賊在汝汴楚

疆震隣鄙之龍駒寨告急汴賊駁駁從魯召唐汝入境撫臣屯棗隨護獻陵門戶臣亦發郢兵出屯三里峽之松林寺香花園創設關隘扼守若遽調算兵五千則隨棗不能軍而臣之力孤矣

總兵張全昌

降于賊初承疇遣全昌與趙光遠截大峪口也兵大囂

殺掠

全昌亂兵入榮澤縣劫庫殺人

豫撫請急援盧氏不應光遠擅歸

秦至是全昌值賊蝎子塊等于潁之瓦店集即潰為所
縛脅之共攻蘄黃黃梅之賊由宿松入潛太應撫張國
維檄許自強救皖操江王道直以水軍為游邏安池道
史可法入潛山之天堂寨窮搜捕豫賊掃地王等別自
霍山趨英山分掠潛山宿松太湖英霍舒城皆陷應撫
于皖屬邑募土著二千人為久戍是月遼東總兵祖寬

勒兵至豫豫撫陳必謙推官湯開遠引之同左良王抵

靈寶官軍剪賊于靈寶六十里之澗口焦村焦村即朱

陽關地也

必謙書云三年以前流寇尚畏官軍邇來勢益強熾有伏路靜聽以防襲殺有前撥倒撥

左翼右翼以備策應收一壯丁即給一良馬授以美妻一人逃在即殺其管隊一陣退縮立置之重典故人皆

為盡力死關

賊聯三大營待秦賊至而逞秦賊李自成在乾

州陣失其弟詭乞撫于監軍道劉三顧三顧知其謠弗

受真寧知縣王家永被給見執豫賊陷盧氏知縣白楹

自刎死

十月二十八日

秦賊李自成為左光先擊之于高陵富

平間斬四百四十有奇

十月二十九日

是月秦兵于渭河南北

三擊賊共斬千餘級秦賊闖王高迎祥自華陰南原絕大嶺夜出朱陽亭自成亦東走左光先追之失利曹變蛟提刀陷堅戰甚力十一月朔秦賊悉其衆薄豫之閿鄉蓋秦賊至是凡三出朱陽關惟自成最後別股已下淮楚而張獻忠等久盤踞靈寶迎祥自成與合左良玉

禦之靈寶東祖寬禦之靈寶西不能支

祖寬兵以十一月朔晚刻入閿

鄉城而賊大衆踰閿趨靈左良玉棄大營來靈欲與祖寬合勢七十里間被賊隔斷以初四日早據城外高坡

為營以禦之賊伏精騎溝中誘左軍左持重不動遂馳驟東下左軍自寅至申尚未食又與祖營隔斷故不能追賊賊于是日晚從初四日陝州陷賊以初五日早出陝東去賊東陝城破垣突入矣

下維汝汴皆空虛金光宸檄牟文綬之兵溯歸入汴豫撫

陳必謙監軍道戴東旻分率左祖二軍兼行救雒賊已

攻雒聞兵至而去高迎祥李自成走偃師鞏縣張獻忠

走嵩汝左良玉出雒追迎祥自成撫臣領李雲程等督左軍祖寬分

擊獻忠救汝監軍道戴東旻督祖軍十二日祖寬敗賊于嵩縣之

九皋山

祖鎮于十二日向汝州將至佛店探得賊營在葛家莊時當四更督副將祖克勇銜枚疾馳黎

明遇賊祖鎮身先士卒躍馬砍入賊整齊王逃奔九寨山阻險不下祖乃伏二軍于山溝偽退而誘之賊果以三股從山脅而下伏發大捷十四日又與劉肇基羅岱大敗賊于汝

州之圪料鎮

監軍分巡河南道戴東吳報攻靈破陝盧之賊于十一月初五日抵永寧長水張村

東吳親督劉羅朱李官兵與之相持數日于蘇羊斬二十八級○劉羅二將自蘇羊敗賊後再赴汝州賊果至汝為二將擊回而祖軍適至于是劉羅擊賊之後祖兵擊賊之前圪料鎮在楊家樓地方一名姑家廟十六日委官勘驗賊屍山積約長二十餘里北至楊家樓南至樊家坪東至靈官廟西至李家樓除已經割級九百一十有二未上首功者七百四十有三先後擊斬一千四十七級俘八十四人中朝以汝西之捷為戰功第一獻忠憤遼兵之再勝

也糾合迎祥自成等聲攻雒陽報圯料之役以二十日
與祖寬遇于龍門白沙設為數軍以牽綴前行伏起衝
我師為二寬身自斷後鬪士無不一當百自晨接戰至
夜半卒大克之而左營別將有宜陽黃澗口之捷左雖
不在行其指蹤力也盧象昇見楚氛小定聞汝雒急倍
道而前歷鄖襄宛葉馳千四百里以二十五日入汝命
李重鎮雷時聲于城西三十里連戰二日飛矢殪賊千
餘人斬一百七十七級

十三營大賊有精騎五六千四
山賊有五萬其日狂風大作揚

塵呼噪官軍植立不動用砲攻打馬丁施長弓勁弩直前撲擊賊正酣內丁都司米文進從賊中冲殺而入賈汝州知州伏見龍所運糧糈蓋秦督自亡曹艾二將張至士飽益奮賊死不下千餘

全昌叛張外嘉為其下所殺

陝按錢守廉疏報游擊李建功剋滅各軍鹽菜銀兩

以致軍變建功逃而外嘉以主將被殺

王承恩以十月從延綏至

十月十四承恩

以兵至西安三原縣

亦未肯效命威望稍損理臣新受事為天子

誅不服有清中原之心其在汝也馭羣帥甚有紀以楊

世恩雷時聲兵合之祖寬營羅岱趙柱兵合之左良玉

營而劉肇基朱三才兵法不用罷周繼先舉鄧玘所遺

蜀卒隸之他將秦翼明用逗撓被糾責後效

象昇曰秦翼明疏請

援鄖臣壯其志既而寇突豐陽有功及聞曹文詔陣亡尤世威挫衄遂談虎色變事事觀望不前左良玉近來怯戰以視翼明則彼猶然烏獲孟賁也但其性行純謹尚可鞭策後效余應桂疏曰秦翼明擊蝎子堤則不前援獻陵則後至十月十六日以後一戰于蔡陽鋪算將劉九思敗之喪卒二百再戰于唐縣鎮部將孫振武周繼先之兵復潰鎮臣皆不以實聞比之舊帥許成名更為不及軍令一變所至輒有功

十二月高迎祥李自成從魯葉窺光固初九日臨光州之南城十六日象昇次信陽尋敗迎祥自成于確山斬

五百六十四級

確山之捷祖寬功也余應桂疏曰理臣盧象昇與闖王相遇既敗之于汝州又

敗之于確山賊距楚已遠而後來之大賊又復自桐柏唐縣而逼于隨州九年丙子正月先

是帝以寇未平齋居武英殿素服減膳撤樂象昇率諸

臣于元旦表稱臣等暴師經年不能摧殄兇醜貽君父

宵旰憂罪萬死總督臣朱燮元臣洪承疇臣朱大典撫

治臣張國維臣陳必謙臣李懋芳臣甘學濶臣吳姓臣

王維章臣宋祖舜請大駕還宮御常服嘗法膳臣等誓

捐軀命為效帝優詔答焉象昇又自為奏

疏畧曰賊橫而後調兵賊

多而後增兵無人不落後局兵至而後議餉兵集而後請餉時時寓有危形況請未必數致卒從賊而將為寇

是八年來絡繹而請之兵反樹賊黨積累而用之餉適賣盜糧也

極言督理宜有專兵

有專餉請調咸寧甘固之兵屬督薊遼關寧之兵屬理

山林奔竄騎兵不善板緣再調川軍滇黔兵便習險阻者一二萬佐騎兵所不及

每月需餉銀

各一十三萬而聽承疇辭三邊象昇辭全楚所在撫臣

不得以一方有賊輒求調援分督理之兵餉

各省直撫臣俱有封

疆重任一處有賊一處求援一處需兵一處求調不應便成吳越分應何以支持夫粉飾太平尚可調停遷就

用兵勦賊宜容委曲那移

臺諫毋從中苛求俾臣等不能專心辦賊

不問事之難易不顧人之死生一味求全責備在識力不堅者必致因人以自餒不肯向前即清白自矢者亦

且避忌而灰心從何展布又云中外勿惜浩費有司毋
憚若難各省直母吝餉金諸紳士勿事橫議大家齊心
合力效順除兇待賊悔禍乞降再議散遣安插然後臣
輕徭薄賦卹死甬生保固元氣此則勦蕩之大局也臣

與督臣有勦法無堵法有戰法無守法其言切中事宜

論者韙之

因糧輸餉實自象昇之疏發之以報國大計不得已出此故中外皆服

詔起左

通政王夢尹為楚撫如理臣指十七日李自成攻廬州

太守吳大樸知合肥縣熊文舉堅守賊不得下南樞臣

范景文遣池河提督杜弘域

大將文煥子

往救二十四日圍

解李自成連陷含山和州和大州也賊以數萬騎仰攻

夜半怪風作城上火盡滅守陴者不能立賊乘以入知
州黎弘業州人御史馬如蛟教官康正諫運判馬如虬
生員馬如虹皆死操江臨淮侯李弘濟遣其將薛有年
援和以遲發賊已破和而北有年中道失勢遂敗謀者
云賊將據浦口江浦二邑以謀渡江職方郎錢位坤趨
戰都司汪之斌以七百騎與賊鬪神機營都司徐元亨
先軍滁州聞之斌急移營救之元亨戰歿之斌負重創
賊圍江浦應撫發其將蔣若來助知縣李維越繕守賊

登若來膊諸城上又縋而下與之角矢著其頰左臂傷

裹而還戰賊已退復來更與陳于王同捍蔽攻圍九晝

夜疾鬪得無陷李自成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盡銳攻城

將穴西北門而上

賊之攻滁州也城頭火礮交發奪其雲梯焚之賊死無算賊掠村落婦女

數百裸而淫之已盡斷其頭環向堞植跗倒埋露下私以厭諸礮城上燃礮礮迸裂或暗不鳴城中遑遽太僕

寺卿李覺斯命取民間圓胎亦數百枚如其數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乃大創盧象昇在

西沙河聞警遣祖寬羅岱祖克勇乘夜疾馳平明抵滁

賊分其騎來戰兩軍相擊日出至晡時賊始止我兵從

城東五里殺至關山之朱龍橋橫尸枕藉水為填咽不

流象昇自引楊世恩之兵從定遠至躬援枹鼓大呼直

前搏

賊時淮撫朱大典亦引其兵至

賊披靡斬級六百七十有八奪

獲馬騾無算

其奔蹶而死未割級者自城東至朱龍橋關山查驗一千二十有四其沒溺濠塹者

不在數中

守滁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開城門勞軍

其下謹呼曰我徒更生微救至者殆矣賊北走鳳陽礮

卻之十二日焚正陽鎮過河攻壽州不能破

邑紳御史方震儒捍

禦之力

懷寧無城殘之漕撫朱大典以劉良佐苗有升等

戰蒙城之陳搏橋所殺傷相當餘騎奔潁霍或趨蕭碭

掠靈壁虹縣窺曹單劉澤清防河不能渡賊走考城儀

封而西其大賊走亳

亳州知州葉景先同守備查應才二十日有盧家廟之捷

復折

入歸德永寧豫撫陳必謙檄總兵祖大樂壁于歸德要

之先是祖寬滁州一捷大樂自恨勿如其麾下有吳竇

二將者偏師挫賊于白龍廟大樂怒其貪小獲為已功

罵曰豎子不報我待大軍至而覆取之耶我無所用汝

叱使去二將大恚走數十里道逢監軍

監軍道王繼謨

訴曰我

何罪監軍顧左右筮豆秣其馬慰曰賊旦至候大軍戰
僂而助為擊帥必喜有功何慮不見禮如初二將悟揖
而去徐驅至龍山之穀熟集遇大樂與賊戰大勝穀熟集之

勝為十追來二將以其屬逢迎急擊賊號呼走曰何處
九日

來此鐵帽子軍六家大寇漏刃破膽竟全開歸馬二十
七日賊走汴梁陳永福從歸德秣馬馳一百四十里及
朱仙鎮過河日天大風賊不虞官軍至蹙之武穆廟中
砍一銀甲賊或云閻王非也二月初二日賊攻密縣不

利走登封初八日王進忠周維壩敗之于登封郛城鎮

賊走石陽關與伊嵩之賊合故總兵湯九州從軍自效

以千二百人由嵩縣深入敗殲

左良玉從宜赴嵩與九州有夾勦之勢不意良

玉中道遙歸九州以孤軍殺賊大勝窮追四十餘里悞入深崖賊數萬據險攻圍九州見勢不敵棄黑移營為

賊所乘以敗

賊一走裕州一走南陽知南陽事何騰蛟設守

有方畧必謹驟雨晝夜以十六日至南陽賊在安皋山

下騰蛟具糗糧必謹中夜擊鼓起陳永福陳治邦于帳

中銜枚傳賊壘收禽挾囚還而象昇由葉向裕祖寬祖

大樂羅岱等大戰于七頂山殲李自成精銳幾盡

閩賊精銳

馬賊七八千在滁州朱龍橋淪死殺死者二千又以登封朱仙鎮楊家橋七頂山連敗死逃畧盡以去冬攻光州時氣焰比之江北折入豫中強弱大不相侔理臣力也十九日象昇至南陽誓衆

曰我逐賊至此諸君努力無令得逸命祖大樂趨唐縣新野備汝寧祖寬趨光化備鄧撫臣提親軍統出鎮平而已建大將旗鼓由正道期至鄧州進取使人告于襄陽曰賊疲矣東西攔截前阻漢江可一戰擒也楚撫夢尹即撫祖舜慢弗應漢以南無一兵陣而待者賊于三

月從光化之羊皮灘渡矣

鄖兵三千祖舜以五百戍南陽又有張大節田景壽川軍

之兵一千四百人而不能禦

賊雖入鄖襄其在內浙山中者大小共

七營尚二三萬象昇移軍搜討騎兵利野戰不利阻隘
率之入山驕不用命祖大樂之兵強于祖寬其人稍恭
謹兩家所部皆緣邊鐵騎又養曳落河為摧鋒號關而
狠戾二將常倚以立功寬部五百人方過河噪而逸其
在大樂軍者一千二百飲食嗜欲不與中土同非可以
法令使也往者官軍多秦人臨陣以鄉舊相勞苦拋生

口棄軍重即縱之去邊兵不通語言交手即殺然所過
藝廬舍淫婦女恃功不戢又見賊遠竄淹旬朔未可定
自以為客將無持久心

將吏俱買香扇作親識人事全無殺賊意

象昇諭以

朱龍橋穀熟集之勝宜勉竟大功始俛而聽令進至黨

子口仍按甲不動與素恇怯之李重鎮同跂踵思歸四

月朔王進忠一軍譁于三峽口羅岱劉肇基之兵多逃

追之則彎弓內嚮

因祖氏羅兵被汝陽上蔡官兵斬獲幾盡劉兵被河北道發炮打沉一船

因此少定然諸軍生心幾成不測

象昇上言入山搜捕之難豫楚大山

綿亘密菁深林馬不能進賊抵突榛莽出沒無端我兵攀木踰崖日行三四十里車驢不能饋饟人負米二斗踵兵而往十日糧盡遇賊勝負未可知以千兵入需千人運萬兵入需萬人運過期則兵夫同歸于盡矣可出

臣章與有識叅之

兵部議浙川通鄖襄江口恐透販濟賊宜禁絕運船豫撫馳書總理乞檄

楚中通運但禁私販龍駒寨南華不宜并禁浙川絕官兵咽喉也

帝初聞中州累捷甚

悅既知祖軍殺良抄奪諸部帝怒下璽書鐫責曰即如是賊何由得平樞部以豫士大夫苦客兵也乞練鄉兵

代之天子下其議象昇曰賊皆百關邊兵驍悍僅能克之宛維蕭條若用土團即販區病坊傭保小兒耳母乃貽賊嗤靳乎苟求其便祇應充拓主兵募壯丁買馬費百億以上從何出其說遂詘不行豫餉奏請日急屬城殘敝旱蝗少穀以思歸之衆牢廩不給持矛相詬厲譎言匈匈在事者外憂寇內憂兵不得已建祖寬李重鎮入關討賊之策蓋資秦餉安邊兵非中州殺賊本指也迺承疇亦以為請其六月十一日疏曰賊之在秦者閭

將可三四萬過天星滿天星可三萬混天星可二萬臣

見統馬步官軍合之川兵無慮二萬人

永靖以正月在臨潼渭華將入

秦大賊老狃狃關塌天蝎子塊等屢次勦殺俱從峪口遁逃乃定計專勦關將等

臣以今年二

月追關將混天星二賊起澄城歷韓卻過宜維循廊延

入環慶涉寧夏固原界楊武乎海喇都西安州隃香山

一日數合鏖看透山下所捕斬鹵獲已累疏報聞其過

天星滿天星伏合水真寧山中潛出高陵三原焚掠臣

在萬安監聞之回軍南下而于混關則分命諸將躡之

混賊狼狽逃于萌城至延綏再與閭合過天星滿天星
在西安以臣追及之于中部破之四賊遂糾結西奔謀
假撫肆搶

犯蘭州河州臣檄左光先與甘肅總兵柳紹宗并力于
乾鹽池大挫其衆賊怖懼乞降撫臣甘學濶監軍道臣
劉三顧因加慰納延綏賊藪同惡膠互通逃歸之者首
尾不絕臣固策其必變續被四月二十八日詔書允樞
臣奏命職方員外郎包鳳起頒告赦令賊猶不悛放兵
自如今且以叛告矣此未出關之賊官兵得失之大畧

也若闔王閭塌天蝎子塊等自江北河南敗後經鄆襄

以趨興安漢中臣遠在西陸聲援不接

秋時在同官

以五月

五日選趨敢三千三百人授之柳紹宗由畧陽赴救

自同

官耀州前往武功鳳翔寶鷄鳳縣徽州馳赴畧陽漢中夾勦又發兵一千餘名飛馳徽州畧陽兵圖扼勦此

十數萬賊亦非三千官軍所能掃滅而老獬獬整齊王

等見在永寧盧氏山中

賊在秦之商南雒南山中約一二萬欲從商雒透出藍田西安

雖有川兵五千扼險道岐多稜防勦為難

臣所備者多分額兵歲有折耗不

能分支軍以往計理臣憂邊兵入山道險乏食而楚疆

卑濕即調遣亦違所長惟關中平原曠野此用騎之地
關寧兵雖疲餘勇可鼓願以祖李二將受臣節制與理
臣合力辦賊惟明詔博諮公卿以時聽許當是時賊大
勢盡歸秦關王高迎祥蕩拆漢南自冬徂夏道臣樊一

衡

一衡調
監軍

守備唐通

通調守
大同

以遷調行天雨壞城瑞藩

幾不守李自成踞南山險隘穿商維間走延西官軍敗
績于羅家山失亡甚多自成謀于綏德渡河入晉為定
邊副將張天禮所持不果延綏總兵俞冲霄徂于高梁

之捷五月十四日以三千人戰安定中賊伏以殪延撫
高斗光不能救鎮兵精銳殲焉過天星之叛也侵綏德
襲安定執華亭令郭養民奪其印釋之謀入山西渭河
水漲不能渡登黃鹿山乘高叫噪聲振通谷距巖闕不
百里承疇以追賊東還于五月二十八日出關與象昇
會而定議既同拜表不及俟報用便宜先遣祖寬李重
鎮二將隨秦督西行而象昇計豫楚諸將惟左良玉差
強其衆率中州人故獨得久留寔亦驕忼難用因以孔

道興代其偏將趙柱令駐靈寶防維西左良玉與羅岱
駐宜永防維東祖大樂未行分其軍駐維汝就餉并遏
內浙逗出嵩廬之賊而用陳永福守吳村錢繼功守白
亭周維壠守花園關以專備內浙部分定而襄陽告警
矣賊之由羊皮灘過也漢江春淺均州之沙陀營鄖之
舞陽河陝西之洵陽白河偷渡均州宜城穀城上津環
山皆賊竹山知縣黃應鵬竹溪知縣魏鎮安鄖西知縣
劉伯元各遁秦翼明以步卒逐賊于南漳深入山中轉

戰浹旬不能一大創均州土寇為嚮導焚武當太和宮

會于襄陽楚撫王夢尹不能制象昇議入楚會勦進軍

雒陽待發其內浙搜勦專委之豫撫陳必謙六月混十

萬等從山中直薄浙川

此時黃河吳村尖角梳洗樓黃裏瓦屋半川巡檢司板橋一帶

俱賊屯聚以傳砲為號一股由花園關犯陳永福以初

內鄉一股由板橋一股由黃河竟犯新境

九日蘇家溝大戰十八日襲之于開峪

混十萬老獠王并新來整齊王

等十家逆賊自蘇家溝大戰後盡移江南依山為勢據水作險自東西開峪住起直至鄖陽地方亘長百里○賊在開峪高山歇涼我兵暗渡都司錢繼功等從西山口進參將江樞等從東山口進時直二更兩路齊上賊

奪路墜崖敗走南山去訖

二十四日襲之于清泉山

賊因人多糧少從東南就食潛

聚白亭清泉山永福由烏道暗遠清泉山谷左右藏匿夜深襲之賊驚遂拔營分三股往東南而下

明日

又破之于興化寺

賊一由江北張壘店一由西北種子坪一由江南朱家扁來犯內浙三鼓

俱到興化寺前永福分其軍為四路邀之從中截斷伏兵齊出賊死戰自夜至二十六日午時首尾不能相顧逃入東南深

山樵谷一帶

賊既不得志于內浙畏象昇駐黨子口不

敢東下天雨糧絕于淤村縛筏謀再渡漢江為永福所

覺擊之半濟遂遁入山中

賊混十萬不沾泥黑虎搖天動張妙手老猢猻等營于淤

村黎明半渡我兵伏發賊一半仍奔回東南大山一半入東北山內○窺浙之賊係老猢猻混十萬等七營衆

三萬陳永福以二千饑疲之卒與之爭衝四十餘日副將王進忠游擊周維塢坐守內鄉廩餉數萬去浙川百里而近畧不應該 七月初六日象昇提兵入襄陽賊聞之從浙

川以犯汝雒內地八月豫撫必謙以初四日移軍唐泌舞陽撤左良玉陳永福兵從汝裕反顧根本會象昇因京師有急入援初六日由泌陽轉趨確山衝西平口而

出汝寧賴以無患

賊苗頭已拒舞陽去汝寧之西遂咫尺以此遂折而并奔許鄆東北汝寧

得無恙

良玉永福兵尋抵汴梁大賊仍遁登密其道舞陽

者為楊四所敗楊四者舞陽土寇也與確山之郭三海

為黨其部最強大梁道中軍尹先民招之勸以殺賊自贖止吳渡之役殺賊至二千餘人然其心未可信也

陽

楊四據九曲而泌陽人郭三海據平頭梁在遂平確山交境遂平侯馭民秦至剛與之合至剛結營槎柯山頂與三海賊巢相通他若舞陽間之張顯明裕州之張五魯山之何孟魁等皆踞險為塢壁擁衆以萬計楊四狡且強遂莊派糧遍地勾丁圖大舉以郾城有河為之阻乃與羣賊會謀槎柯山期先取郾城郾城知縣李振聲與大梁道陳睿謨所遣中軍尹先民合兵夾勦七戰七捷楊四乃以七月二十九日乞降侯馭民以遂平縣鄉兵西平千總劉洪起等各有新獲脫身遁泌陽知縣李蕃長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合確山西平汝陽之兵圍秦至剛于槎柯山至剛降郭三海不至至剛以為其姪郭鎔所阻乃先取鎔首以獻侯馭民逃至上蔡

以八月初四日自縛而郭三海亦于十一日挈其兵二千
人歸命先民說楊四以殺賊自贖八月初六日流賊
至舞陽之北吳渡楊四夜發兵大殺一陣遣陳百谷持
首級三百獻功口稱殺賊二千餘人是役也先民之功
居多云○泌陽生員樊以屏散財募鄉兵逐賊頗有功
浙川生員李宗理亦以鄉兵會同都司錢繼功在小水
河逐賊時長葛即城寨縣
葉縣諸令皆有殺賊威名左良玉以二十八日殺賊于

登封之唐莊

唐莊官兵深入自辰至申鏖戰百十餘陣賊從大小金店西奔一越北山向鞏境奔

去九月尹先民以初三日敗賊于郊縣之神道街陳永

福以十四日由神道街之野豬峪進明日大敗之于高
家坡掃地王授首孔道興以十七日于葉縣之獨樹單

騎提刀逐賊

賊在邳縣神道山野豬峪敗後渡河越澗由魯竇走葉縣官軍以十五日從邳縣襲

城馳赴葉縣繞出賊前十六日抵葉聞賊在舊縣三更月色行三十里前渡洧水往舊縣進發賊已拔營南

走十七日辰時追及于離葉縣八唐河後坡兩戰亦先

十里之獨樹敗之收兵暫歇裕州唐河即唐縣河也十八日賊從泌陽之統涼店遇唐

登縣孔道興與李守業劉承訓等渡河追擊後坡為鄧州地二十日賊在鄧之九重鄧官軍左良玉以十九日

至已遁去乃追至後坡周家寨勝之敗賊于田家營斬獲頗衆田家營在唐縣之間左軍于

宋家營大有斬獲追至倪家岡收軍○左良玉賊賊于大石橋羅岱車登科敗賊混十萬于羅漢山又渡河追

擊皆係唐河勦賊之賊自九月來各營斬級一千有奇而秦中新

至蛤蜊圓一股與混十萬合營謀引荊州闔塌天等止

渡大逞

賊以八月朔內犯為老獬混十萬整齊王張四天王共四大營附以掃地王瓦背王興世王

等三小營共為七營今張四一營為楊四斬殺幾盡掃地王死惟混十萬馬上精賊多整齊王次之老獬混多權譎羣寇奉為謀主因屢敗憤而殺其管隊四人退入內浙謀掠鄖陽上流江船渡鄖襄大寇過北岸并力下山大戰

我兵如祖寬李重鎮入秦非其本意尋與祖大樂

皆以入衛撤回即陳永福為豫主兵其選騎半抽以勤

王

營中壯士好馬隨其子陳德赴總理標下勤王

奏請功次輒為部議所格

陳永

福南召集之捷過賊不過淮河保祖陵朱仙鎮之捷保梁宋南陽安皋一捷保宛

有舐舐心舉

止自擅于撫臣不相承稟而楊四郭三海等伏莽叵測
事同養虎必謹懼且憤上書疾陳曰臣區區一身內無
同心之助外無片甲之援九年新餉不許動支內庫折
色地畝均輸盡歸督理臣提軍所過郡縣不能供頓
叩頭請士馬無淹久三軍為之氣索事勢如此臣能伸

兩臂捍賊耶

八月初四日帝念勦寇官軍離家日久地
方荒涼衣食棲止必多缺乏所況天氣

漸寒深可軫念着兵部發帑金三萬兩忠勇
營差官分解督撫軍前量兵數酌行犒賞

未幾必謙

為巡按御史楊繩武所劾

老狗狗張四偽乞撫于內鄉
知縣艾毓初遣其黨曹星文

入見豫撫求安挿乾壕硤石澠池一帶必謀謬許之俟
兵集而後合擊初不以為信也副將王進忠者收賊武
成文為心腹成文姪與婿俱在賊營賊一條龍因成文
以撫誘進忠入賊營而殺之巡按楊繩武以輕撫參必
譙而罷○必謙奉旨解任與鄔撫祖舜皆以不稱罷用
回籍在九年十月十二日

兵部左侍郎王家禎湖廣右叅政監軍道苗祚土代之
自象昇歸朝闕兵回鎮賊亦大舉入秦中原不以殄寇
為事廷臣屢以為言帝念總理難其人顧視諸大吏無
可屬惟家禎初仗鉞疵瑕未露即令豫撫攝焉

外史氏曰以余所聞洪承疇貌不踰中人苦身勤職每

軍行頓舍未嘗幕寢中夜治文書張燈達曙溫卹士卒
問所疾苦杵水乾飯與下共之得秦人之心嘗倉卒裹
糴弗及貸之于民民爭投金鍾為滿有一老婦蹙蹙不
前仆于道人問之曰我為洪軍門送乾糲來也象昇生
長江南特以氣聞負膽決便弓馬臨陣用麾幢自隨旁
睨他騎距躍輒上奪其刀便以擊賊好輕身獨將所親
信棄大營趨利自其守大名跳軀臨洺關瀕于死者數
矣此兩人雖儒生苟獲盡其用豈出威寧新建下哉中

樞責承疇以分兵曰督師兵七萬三千以三萬人分豫
楚隘口而尤世威徐來朝以之潰逃以二萬人分三秦
各郡而曹文詔父萬年以之敗劒固也今使承疇不分
兵不守險此七萬人皆帥以自從將中原不反注乎各
撫不束手乎秦地之險遠者不甌脫棄之乎即不然豫
楚諸路撤防盡以壁于朱陽關蘭草隘而靈永以南鄖
津以北其何以禁賊之無闌出也承疇曰豫楚堵于外
秦兵勦于內象昇曰臣與督臣有勦而無堵有戰而無

守兩人公忠一體顧其持論不同何也曰督理空名轄
五省就各撫之兵以為兵各撫之餉以為餉勢不得不
就各撫之兵餉以為堵為守此豈豕疇殺賊之本指哉
襄平湫頭敗朱陽關潰在閩外未嘗指授牽方而筦樞
者貽之誤也兵食大計檣梧奏請不思暫費永寧徒云
用少擊衆置人死地而不助以實力及其形見勢詘天
下曉然知空拳不可撩虎一掌難以堙河即當宁亦推
尋失策拊几恨之象昇乘其間得以嘔心肺抒憤懣猶

不敢顯言亦曰臣等止知一戰已耳語有之後起者藉也而首事者時也在承疇可以為而不敢言象昇則可以言而為之已無及然象昇能言之亦未能盡行之也各撫以疆事為首鼠言路以廟筭為蜩蟬此曰督理何不援彼曰督理何不戰主豫者曰救汝維主江北者曰救安廬主楚者曰救德黃隨棗史稱周亞夫下七國請以梁委之孝王太后愛子守便宜不救今賊攻一亭陷一堡剽掠用事者鄉里則譁然從之彼亦家在園中憂

念妻孥耳尚復知有國事乎董用文年文綬之防河也
馬爌倪寵楊御蕃之護陵也志在便文自營巧違節度
邊將如李重鎮蜀將如秦翼明選懦逗撓策之不前左
良玉拊循延攬諸將潰卒多歸之者有駕馭才然為人
深沉持兩端無意殲賊求其伉健有氣挺身便鬪惟有
祖家軍耳汝南歸德二捷中原禍患少紓誰之力乎其
部卒雖為百姓所苦亦為強寇所畏朝廷若加封侯之
賞大示鼓舞而後以軍令齊之詘伸顛倒士氣自振今

賞既淹月罰又踰時人言既入譙讓相屬彼見吾血戰
之勲僅與坐甲觀望者伍怙功失意漸乖本圖無復向
時殺賊之志矣陳必謙之屢捷也以隨理臣然委任陳
永福亦其知人之力中樞以為黨人異已于必謙奏請
將吏功狀多被寢遏而又與羊皮灘縱賊南渡之鄖撫
同致其罰即疆吏將安所勸焉方事之殷獨承疇象昇
可倚承疇八載馳驅疾呼將伯始得象昇之助翼左提
右挈相與戮力成功象昇一歲中初分全楚繼受專征

將士麤調習而又移之于雲中九原南北東西不遑奔命是猶顏闔相東野子之御馬足已憊而鞭笞不止求其無破轅而折軸不可得也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毋乃類是乎嗟乎當寇患交切國家猶急任人哉

附紀

盧象昇疏曰州縣庫藏如洗折色萬難措處本色顆粒無資勦兵所至率多閉門堅守惟以身聽叅拏巨

以功令責之則曰餉銀原無款項從何設處凡勦寇
用兵之地即兵荒應免之地偶有一二完邑所輸無
幾不足以供防兵況勦兵乎賊行甚速且無定向窮
兵力以追之尚虞不及今支領芻即吏隨手立辦定
稽半日之程稍遲一日再遲二日斷無及賊之理矣
據臺省動以尾擊責臣等持論非不甚善但均一勦
也有追之者必更有一二重兵或堵之或扼之始無
潰決之患若前無堵者旁無扼者止賴一追即有縮

地之法遠出其前而賊巧于避兵轉身他向仍然尾賊也即欲不尾不可得也嗟乎廷臣多不知兵好為大言以訶責在事即此尾擊一語亦既章滿公車秦督充耳置之盧公拄頰與辨趙充國云兵者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惜為主上別白言之盧公意在與國非為身也不則滁州之捷方聞何不侈言威靈而反陳尾擊之非過大臣告主夫豈不以其實哉盧象昇薦侯弘文疏曰原任高平知縣侯弘文以守

制道阻僞寓襄陽見臣叱馭鄖疆遂投袂而起散私財以募死士介馬從征臣欲昌言其功彼輒長揖告去臣叱總理弘文大義規免意氣凜然因言及中原步兵不能追賊臣思得滇黔之人用之弘文願以孤身奔走萬里為臣奉檄往募有臣如此敢不聞于主上乎帝從其請命為監紀已而盧公移任宣雲弘文率所募兵重繭至楚為後事者所陷以驛騷上聞有旨即訊公不勝憤懣上書曰弘文破家為主捐軀

殺賊身罹法網臣竊痛焉臣初聞弘文譴問即遺書責之其報臣初不及已事惟以滇兵莫為綏輯兼乏餉為虞身雖對簿義切封疆懷忠報國之氣可槩從而抑沒之乎今羣臣欲以誤用弘文罪臣推其意且有故激滇兵之變以甚弘文罪者總之臣不請弘文為監紀必不至此此臣誤弘文弘文不誤臣也盧公名知人幕府初開弘文為首且蹤跡竒引救切非苟然者未幾督師死王事弘文于十四年論戍予痛夫

讒夫沮抑異才不用又重督師之能得士于閩外也
故表而出之

綏寇紀畧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綏寇紀畧卷五

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

黑水擒

當盧象昇之移宣雲也其與洪承疇同殺賊者又得孫傳庭云傳庭代州振武衛人長身七尺二寸魁塞沉毅多大畧秦撫甘學濶駭不解事賊至不遣兵手記下都虞候縛治左右給以親往則緩服盛輿從逐之薄暮宿

一堡聞人馬聲其下將棄之去前驅傳曰督師來相見
愕眙告以賊難扼輒怖急還走甃城門以鉞壁謹錄鑰
牡不敢張目視賊秦士大夫詳于朝九年三月罷學濶
推用傳庭往傳庭泣秦嚴徵發期會一用軍興法秦人

愛之不如承疇然其才自足辦賊

豫撫陳必謙與人書云秦撫孫白谷初入

關即發兵剿寇二千之衆敗殺千餘此總理親為必謙言之九月二十八日提兵三千入山剿寇全軍覆沒此必謙差官王行範在彼所親見此二事必有所據留以備攻○秦撫有標兵三千向從勦餉撥派傳庭在事親出屯課銀十四萬兩以充其費故十年後秦標兵餉不復闕支于大農此與楚按臣余應桂自捐贖錢十萬兩

養兵以護獻陵皆所謂實心任事之人也閻王高迎祥已陷漢中之石泉由

陳倉子午出將闚西安傳庭以七月二十日戰于盤屋

之黑水峪當陣生得迎祥及其領哨黃龍偽總管劉哲

三人檻車膠致京師膊之于市

楊嗣昌疏曰以賊攻賊今人人言之而亦有行

之者文如孫傳庭武如左良玉是也良玉招降賊數十萬而與傳庭相提並論蓋秦撫推心置賊腹中能收其用不比初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稱賊渠九十人閻王

他撫云

為最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餘賊不足平

傳庭憑國威靈倂以獻餘黨復推其弟迎恩為長後敗
入他賊中而秦人或云賊在黑水峪遇大雨野無所掠
十萬餘衆半僵餓高迎祥病瘡卧石穴中一女子指之
曰此闖王也遂擒之嗚呼秦中野如赭民饑賊亦饑其
羸困無惑耳曾謂百萬之寇左右無寸刃叉手姜股以
就執者此媚功之言何足信哉御史黨崇雅疏云臣縣
實鷄為蜀漢咽喉連寇
十餘次九年春西平縣失
利堡塞及各關盪無餘苗胙土之始受事也賊入其
郭者七營營萬人襄陽樵汲道絕賊將張某者獐而肥

多智數七月十二日豎五丈木于郊之江神廟繫尺書其杪以示城中曰吾欲見軍門口畫便事昨土大喜命兩將延迎入盛供帳以饗之徙賊皆霑醉期以八月定降乃命郡通守祝錫範一經歷一主簿拓其壁賊倨甚坐而受書留不遣為謾謝曰若治浮梁于漢上俾我全軍濟而後議之可也昨土猶幾幸其真開城門為互市賊陽陽出入貿易守者莫敢譏宜城令撤弓刀礮石藏諸庫曰無令賊疑我襄陽總兵秦翼明自言以二千餘

騎與闔塌天等賊十萬戰于豐陽于界山于均州于官

山于觀音闕于麗陽于七星店真武山大小數十關雖

未嘗敗北賊益強終不能破

翼明報賊八大王從均州入老徊徊從新野入蝎子

塊從唐縣入二十餘股之賊不下二十餘萬

理臣以楚士大夫史可鏡等言

其高卧汴梁置全楚度外有旨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

戰于牌樓閣亦不能一創賊也楚按臣余應桂疏糾翼

明今水潦將涸不時進兵勢且縱賊北渡賊果于十一

月從羅漢灘填土過江矣始翼明謀于漢江淺處設防

以李同陽劉大歸之五百人守廟灘幸無事賊竟于羅

漢灘深處渡知淺有防而深無備也苗胙土罷以陝西

右布政陳良訓代之命王威為延綏總兵雷火火其城

樓鎮人大懼漢中賊破褒城

漢中霖雨田禾沒城垣圯道臣劉宇陽且築且防工

未畢賊至十月十三日二更襲破褒城

瑞藩乞師于蜀蜀帥侯良桂救之

禮部侍郎劉宇亮乃宇陽之弟以入都道遇侯帥勉以大義良桂乃命將擊侯應輔都司劉貴率兵一千四百

五十人宇亮督之以救漢中

十二月二十三日總理王家禎家丁三

百人大譟燒汴梁西關掠黑尾營殺五十餘人家禎夜

歸急登城憫諭之遍加賞賜俾往南陽勦土寇楊四始
定十年丁丑春正月辛丑朔日食免朝賀丙午賊老猓
猓等趨江北時海內羣賊混天星侵軼商維李自成盤
踞西安過天星鷓鴣張汧隴獨行狼蝱動漢南蝎子塊雄
視河西與西羌作約而老猓猓等久占鄆襄休糧息馬
秋高足食以其全軍合曹操闕塌天諸賊可二十萬長
驅沿流東下蘄黃六合懷寧望江江浦在在震擾烽火
及于儀揚樞臣以江淮天下要地陪京神靈宮闕之會

而鳳泗比豐沛有陵寢至重京口綰漕輓瓜儀綰鹽綱
計吳兵二千新調浙兵三千蕪湖召募二千年文綬兵
二千鳳應二撫標兵率不滿二千操江水兵南樞標兵
皆竄散無步伍鳳陵泗陵孝陵周廬設卒合之無過數
千而總理王家禎專任折衝其兵亦不滿萬未覩制勝
之道不得已請以留都防禦責之南樞臣范景文江防
責之操江都御史王道直臨淮侯李弘濟孝陵責之南
和伯方一元鳳陵責之總兵楊御蕃泗陵責之潁州道

而淮撫分標兵協守史可法鄭二陽杜弘域許自強桂
本枝馬嶺各整所部軍互策援江撫扼江浙撫防獨
松應撫分其兵守京口其處分非不嚴且密亦可謂之
急矣安池道史可法提兵營太湖城外以身當賊衝

九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史可
法抵太湖扎營城外

賊從間道突至石牌鎮三十日

前鋒哨大石磯距安慶二十里巡按張煊告急安慶為
應撫張國維分地而江北之浦口六合亦其所轄賊本
分兩路來犯從楚來者由黃梅入潛山太湖以逼皖桐

從豫來者由光固入定遠滁州以闕浦六國維先發川
沙寶山劉河吳淞諸營兵令張載賡張天廣率以赴皖
至是下流警急江浦知縣李維樾六合知縣鄭同玄繕
守國維提新募兵二千人命永生洲副將程龍中軍守
備蔣若來陳于王統之以分戍兩邑而安慶石碑之報
亦至賊在白兔河修攻具謀必取桐城知縣陳爾銘守
禦甚力叅將潘可大救之賊從舒城去而復來連營百
里國維以道回遠不及請濟師權宜分六合守兵合之

蕪湖新旅

分派守六合張人傑王定遠所將四百人從監軍推官李芳華之請調蕪湖新募壯丁四

百人聊往應然無益也南樞臣范景文諜賊以正月二十

四日奄至滁州朱龍橋出岱山道竊塘直奔池河

此由河南

光固南突之賊非石牌犯桐皖之楚賊也設醮太山寺薦亡大江山小江山

皇甫山常山所在皆賊二十八日從尾埠哨至大樹街

走易家集三十日壁全椒之西門謀東窺二月賊畧繩

絙取竹木聲言縛筏渡江陵京大震景文先期以池浦

為兵部屯儲地遣提督杜弘域以新營兵屯江外而金

立功闔雄邊丁佐之其都城居重大計有神威營三千

守紅牆內外屯于大教場陸營兵一千護大奎門五顯

松近郊之守粗完舟師則龍江關以水操營駐焉

江防係操

臣職掌新江營則兵部所轄勳臣提督三營水軍景文再以水操營佐之景文下士喜奇計

坐客多譚兵顧臨事無所用高皇帝所置五營四十八

衛僅存尺籍成祖江營戰船亦久廢景文慨然思整飭

謀于南計臣錢春春曰留儲出者四十七萬入纔二十

三萬軍士時慮呼庚癸遑復故額乎景文歎息而止臨

淮侯前以援和事與景文相失勲臣多麤疏賊急謾為大言燈盞溝二里溝覆舟山咸有布置又自稱以舟師

逆于老州頭樅陽鎮

正月十四日賊至樅陽鎮焚官倉漕米桐城縣所輸也

然都

未見一賊江以北淮撫朱大典以護陵故多宿兵亦屢有挫衄獨其將劉良佐號驍果善戰有詔令大典與理臣合擊而撤中州左良玉徐州馬嶺之軍救皖正月二十日嶺敗賊于桐城之羅唱河三十日劉良佐戰于大安集二月四日戰于廬州二十里舖七日戰于六安州

之茅墩

初六日監軍同知楊正莖督將擊楊振宗都司張士儀陸宗美守備袁思有陶城鎮之戰初八

日楊正莖有沙河之戰

左良玉勦南陽土寇楊四侯馭民郭三海

皆授首率師抵六安與賊遇部將羅岱孔道興乘勝疾

擊初五月初八日比戰皆大破賊十一日賊走霍山深

入潛山之天堂古寨

潛山知縣朱家相與賊被執縋樓逃免

其滁和之賊

亦西遁

二月初三日向黃山巢縣仍歸舊路

陪京解嚴江北之警少息是

月也秦撫孫傳庭報藍田兵變傳庭黑水峪捷後再破

賊于渭南豫賊讐不敢西向又破賊于咸陽北原秦賊

不敢闕涇三以搖西安威名幾軼于承疇矣正月十八
日夜半商維道中其親信健兒許忠劉應杰忽擐甲大
譟據藍田縣略庫放囚連引混十萬等倒戈與大軍鬪
邊兵許忠劉應杰等九百人隸撫標都司張一貴九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與千總賀汝雄合謀叛形已成事阻
未發新春撫臣遣勦商洛賊遂發難藍田遣其黨王
應第郭友才約賀汝雄為省城內應幸早覺不果總

兵左光先曹變蛟西追過天星聞亂回軍抵咸陽擒勦

忠應杰乃與混十萬取道渭南遁去

曹左于二月初六日移師初九日抵

咸陽初十日進勦而叛兵傳庭上書自劾以兵逃伍缺
與混十萬即于是日遁

為憂帝為其變倉卒弗詰第促發回入衛川兵四千令

速赴軍前而已

有旨脅從擒獻首惡及自後東歸者許赦免以別順逆藍田縣官及逃避事情

按臣確查馳奏

先是秦人吏給事劉含輝為帝泣曰秦督止戰

兵八千缺餉已四十餘日臣詢之同鄉舉人計偕者曰

西安斗米值銀四錢衆兵索餉督臣無以應則好言姁

姁勸諭其請益堅輒嘆覺曰必不能留者聽若聞多有

散而去者

含輝又云撫臣孫傳庭辦賊有餘但所將三千人僅足守城當調遣兵一萬予之春末夏

初賊人馬困乏州縣守城堡川蓋關中大侵朝議以為

兵守隘口督撫犄角可冀蕩平

賊饑可勦而不圖兵與民以饑故胥化而為賊承疇故

縻之以恩僅而無動及傳庭稍厲威即挺而迸逸三勝

之氣坐此沮索矣楚賊之羅漢灘渡也應城

九年十二月破應

雲夢孝感黃陂皆奔蹂巡撫王夢尹猶以細石嶺之戰

秦翼明楊世恩各殲一賊渠

翼明獲一條蔥世恩獲新來虎

白羊山之

戰賊分為四而逸冀得償前過

楚撫報老猢猢等十餘股閩塌天等九股入楚

因閩寇被創商城八大王整齊王在白羊山被我兵大

創銜作四股一從羅田去一從團風去一從蘄水去一

從岐亭去

亡何世恩之兵潰于棗隨隨州繼陷知州事王燾

死之賊至麻城舊甘撫梅之煥率子弟固守修其沈莊
別墅城之歛鄉人入收保命所蓄健兒出戰獲賊覘者
一人竿其首示之闔境乃免賊在黃岡故吏部晏清等

率父老搏鰥于撫臣請師十三營之賊棄疾于黃殺黃

人暴骨如莽

晏清等公疏云自九年十二月初九日賊以破應城之衆并渡襄全隊分道抵黃岡

風新洲三店陽邏西北一帶民之被殺者六七萬人城守止黔兵五百人糧且盡

垂陷不急救廷議以為夢尹罪議用按臣余應桂代之
科臣羅志儒疏論總理王家禎奉詔討皖賊畏懦未常

一出中州家禎強奏辨且上方畧曰逆賊自麻城分而為二東行者由商固蘄黃英霍六安排徊舒城廬江桐城安慶之間又半月東轉窟于蘄黃商城太山之中西行者復轉入黃陂孝感而視其塵西向應山隨棗若南可以復入應城京山若北可以犯信陽此近日賊之情形也臣予在西楚賊則檄監軍張大經率副將龍在田游擊李元都司許名臣等以鎮兵九千追之在東江北之賊則檄左良玉由六安牟文綬由潁州劉昌祚由壽

州視賊所向急擊臣仍暫駐光州南以扼蘄黃商城東以策應鳳泗西以防信陽新野從入之路兼勦撫羅息汝南餘孽居適中之地隨時布置策誠便帝以皖有左良玉馬嶺所將各三千人兵力亦厚姑允其請意殊弗善也應撫國維赴皖議築太湖城因浦下輟警命他將守而躬提程龍蔣若來陳于王之兵西上

國維疏曰賊既久住桐皖

另發一枝犯滁椒以圖狂逞知各處有備宵遁舒六將出境為江北河南大兵所扼又從間道走潛臣疑其輟轉潛山之中倚為巢穴亦未可知臣搜選新舊營兵二千五百人定波水營兵四百六十人并沙船三十餘艘

星馳西上蓋賊在下流臣不能舍浦六趨
皖今賊聚浦六臣自急皖而緩浦六矣

三檄左良玉

疾入山搜勦良玉不應放兵收畧婦女仰江南鹽穀倘
徻自如河南監軍力促之始從舒城北去賊入英山阻
險種田為持久游騎出太湖連引蘄黃諸賊四月以御
史余應桂為湖廣巡撫河南賊陷浙川亳州兵變總理
所遣劉昌祚救皖者不至皖兵敗歟于鄴家店叅將程
龍等四十餘人死之先是帝憂北京武備積弛樞臣景
文意在振刷而未及就乃命闕備太監孫象賢張雲漢

恭贊勲臣陳光裕方一元與景文協力清買閒核冒餉

訓勵士伍盛修船艦鎧仗如二祖之舊以豫戰守

帝諭水陸

官軍向來不堪戰守因何不行飭練影占買閒因何不行清理再查戰船板薄釘稀動輒破損是何情弊以拆脩冒新造以小輪冒大輪是誰侵蝕一切銃砲鉛藥盛甲弓刀懸簾火礮等項是否備足堪用逐款查驗從頭整理故大司馬張鳳翼數用選懦被譴讓後緣邊事卒于

軍人

謂其仰藥死

帝四顧廷臣無知兵者惟故宣大總督丁父

憂楊嗣昌楚士或可任中旨起復為兵部尚書嗣昌者

楊鶴子為人機警在帝前頗決兵事辨有口帝大信嚮

之時軍政不修未決月藍田汴梁亳州沙市兵四告變
左良玉新有功劫掠自恣違調度不救浙川致陷沒山
西總兵王忠援河南稱病數月而進一軍譁而歸帝臨
朝太息曰如此朝廷何以使人嗣昌進曰尤世威張全
昌並候勘世威全昌戊後復致失事先奉旨勘問而全昌兵敗不死更從
賊非世威比宜遣金吾騎逮問斬之以令諸將帝曰善
乃用兵科都給事凌義渠言并逮王忠而良玉以六安
功落職戴罪自贖鄆家店之戰也程龍將應撫新兵三

千六百人潘可大將皖兵九百人為兩營用火砲擊賊賊多死謀夜半盜我營覺之設兩翼以待賊中伏傷四月二十四日賊七營俱至兩將合屯拒賊賊麾數萬騎繞之許自強乘高舉燎使知救至兩將潰圍出不得手自擊殺百人翼日力盡矢絕程龍引火自焚陳于王亦死溽暑十日視其元如生潘可大屍不獲蔣若來易馬圍服以免後自拔還事聞贈陳于王為昭勇將軍都指揮使詹兆鵬等十二員為懷遠將軍署指揮同知他將

皆殞

陳于王蘇州衛百戶以防浦功為守備唐兆鵬武舉首觸石死王希韓力戰本營士卒皆盡而死陸

王猷武舉斬殺數多賊脅分其肉王弘猷劉河所百戶

防六有功賊鋸齒斷足罵不絕聲莫是驛唐世龍皆武

舉王定遠鎮江衛千戶周嘉方一月新婚力戰受刃少

婦王氏絕粒亦死他若張全斌俞之夔顧應宗蔣達潘

象謙季靖皆撫標同殉難先兩人為尤烈也應撫選吳材武良家子

六千而成此軍一戰而盡聞難痛哭皖事愈不可為矣

時老猶獨已病死眾推其妻掌營又分其支賊別名搖

天動共八營二十餘萬結壘于桐城之練潭石井鋪陶

冲驛連延六十里捕得謀者云賊謀于潛山太湖度夏

冲驛連延六十里捕得謀者云賊謀于潛山太湖度夏

需秋涼英山諸賊畢會破桐城而犯揚州牟文綬本協
守鳳陵緣舒城急淮撫命監軍同知楊正莖要之援舒
桐城非淮撫分地于舒城為脅齒文綬前驅至會皖兵
大敗按臣張煊移書文綬請救閏四月十六日文綬偕
劉良佐率馬步兵九千人抵桐城十八日與賊戰于掛
車河戰皆克賊退尋以舒警行桐人遮道乞留牟鎮分
二千人戍之乃去

操江王道直疏曰臣于閏四月發把總閏洪舉胡長陽兵在皖城雄城嶺

集賢關長安嶺防守賊為牟帥戰于掛車河也謀犯樞
陽鎮過江臣發兵守石牌江家嘴又親督標兵于長安

嶺設伏賊登康皮山頭瞭望知江上有備由陸路遁去
五月初十日賊過老鴉灘勢逼望江臣發兵守望江急
水鎮埋伏于七里岡賊
仍過老鴉灘西北遁去秦寇之踞富平關山也綿亘三
百里洪承疇率左光先曹變蛟副將張天福等合寧夏
榆林固原各鎮兵前後捕斬要遮凶氣連沮而小紅狼
鈔暴漢南止餘久戍川兵五千棄城賊衆力不敵餉道
中梗斗米千錢諸將以雲棧險溢莫肯往承疇因賊破
階州方提兵與戰大散關弗及援漢中有詔譙責承疇
部勒賀人龍之兵約輕齎由兩當往救是月四川地震

者七地鳴者一初四日雅州十六日馬湖府新鎮叙州
府建武廬州越巂衛皆大震二十九日葉縣地鳴蜀人
工給事吳宇英言于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
無已丁壯死于瘡痍老弱困于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
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桂
猶以賊遁為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
尸流血災不徒設臣切憂之五月總理王家禎令都司
吳宣猷收殘卒三千人緣道督送租調抵皖成體士特

以名救皖皖用左良玉為請家禎曰今楚賊佚而南江
止之賊轉而東光羅商固信陽之間援兵登陴矣羅盛
病金瘡卧付其兵孔道興駐內鄉車登科往伊陽搜瓦
背餘孽鄭西之賊伏京索廣武山中

即破浙川之賊

伺隙逞豫

主客兵止良玉兵五千道興兵二千若撤良玉梁鄭宛
雒詎非朝廷之土其棄之也其願守便宜勿遣

王家禎又奏勦

寇獲級叛丁歸降有旨左良玉劉洪起等復級授職

余應桂以護顯陵有功超擢

楚撫繼按楚者為御史徐之垣應桂之守獻陵也及二

載捐贖鍰十餘萬金為養兵費至是既受畀全楚以獻
陵至重復不遽諉之垣贖鍰又例歸按臣應桂費無所
出而時事孔棘湖南北皆亂視前二載愈甚之垣非戡
亂才應桂獨肩二任難于展措矣江賊呂瘦子等煽動
齊安興國大冶山中亡命遏絕行旅臨藍之賊入湘鄉
以窺衡州黃州賊攻蘄水甚急知縣事龔鼎彝設守有
方畧不能陷七月以史可法為安廬巡撫

可法舉原任
上海知縣劉

還為軍
前贊畫

割豫之光羅楚之黃梅廣濟隸之議者欲并轄

江浦六合俾應撫需守江毋牽制帝不許當是時樞臣
楊嗣昌脩飾封事凡五次第上之請設兵十二萬措餉
二百八十萬自關陝以西江漢以北建牙之吏凡八各
遞絕要害而河北三撫或犄或角舉數千里之地塹蹊
坂鑿關梁俾無虬蟬蝱子之隙而後逐賊其中禽掩而
獸獮蹈藉焚刈之必盡

陝西有閬過等賊大夥盤桓未
能勦絕應使陝撫斷商洛鄖撫

斷鄖襄楚撫斷德黃皖撫斷英六鳳撫斷潁毫而應撫
之兵仍堵潛太江撫之兵仍堵梅濟而東撫之兵直詣
徐宿晉撫之兵橫絕陝靈保撫之兵飛渡延津一帶然
後總理提遑兵監臣提禁旅楚豫撫提陳左等兵合勦

中原為不盡不休之勢

其措餉之道有四曰均糧主增曰溢地主

覈曰驛地主裁曰事例主勸即家起傳淑訓為總督省

直勦寇糧餉戶部左侍郎得自請所用官吏以彊力敢

行者充之分部郡邑不及額以乏興發論

湖廣提學王永祚報開納

之法大州縣十名小州縣五名淑訓稱其為天下先又

奏贊理北直等處餉司官王揚基于本年十二月初六日抵池州到任此

二人俱至巡撫帝為下詔告海內緣寇患不獲已暫

累吾民一年

帝諭允廷臣所議改因糧為均輸暫累吾民萬非得已

嗣昌即請以

十二月明年正月為師期勅疆吏無留賊重煩百姓貽

主上憂賊雖熾不可殫盡聽嗣昌言若可滅帝亦忻然
幸之曰非卿莫能辦之也嗣昌以王家禎不足任薦粵
督熊文燦為總理文燦以六月杪聞召辦嚴過嶺未旦
暮至家禎退為豫撫益厭玩專征矣左良玉耻皖人之
怨己蜚語聞而譙責及也急而求之堅不肯行皖賊東
下襲六合川兵三百人設守無城知縣鄭同玄潰而走
提督杜弘域不能救杜弘域營東葛賊從池河北趨安東襲六合川兵嘗游擊與賊遇于
西門中流賊攻天長與江南鍾山相值乘障者望北岸
矢遂走

有火光聞礮聲知尚不下賊逼揚州揚大賈捐私財購
竈丁及新舊官軍為四營賊分掠瓜儀至僧道橋去揚
僅一舍知有備乃北由全澗破盱眙戕縣官回軍大紅

山毆畜產入大營而去

七月二十日賊破六合圍天長
淮揚太監楊顯名遣把總王以

寧守備程宏遠設法嚴防又揚州新舊四營官軍扎營
半山堂賊由瓜儀至僧道橋回馬橫野山潘家丑而去

八月豫士大夫劉之鳳熊奮渭等疏曰臣等以七月二
十八日得河南撫臣所奏副封秦賊自潼關入陝州以
逼雒楚賊自鄖西圍浙川以逼宛江北之賊則自潁入

上蔡以逼汝與開歸中州天下腹心逆徒四面而至一
左帥恐不足捍蔽且醜徒萃于豫即地方急詎逾此而
令往來奔命乎帝亦知其發蹤自良王要朝廷以狗家
禎請而豫患實棘不能有以難也洪承疇過隴設奇破
賊漢中之圍始解瑞藩神宗皇帝子帝親叔父所封絕
遠國被寇道不通賴將吏力戰得無恙大喜南鄭士民
固守者命錄其勞饑危者廩卹之皆所以優王賊遂轉
入金牛道窺蜀會六合事聞帝特發禁旅勇衛營一萬

二千人以內官劉元斌盧九德副將孫應統之往江北
與總理同討賊諭曰若等有不戢其下苦郡邑者悉論
如律勿以禁旅故覲貸十月熊文燦至安慶所隨黔兵
火攻手千人無騎上書請戰馬三千匹嗣昌用左良王
一軍隸焉王家禎罷以常道立巡撫河南御史張任學
為巡按楚撫余應桂奏永州寶慶諸賊放崇陽獄入祚
陽城兵給事鄒士楷疏稱河南賊犯荅陵逼江西之袁
州鄱陽賊入都昌縣殺南昌通守甘肅零賊出沒河南

巡撫湯道衡西寧總兵柴時華不能禁關中大寇悉踰隴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羗州寧羗者白馬氏羗境劉宋置東益州州北九十里陽平關鍾會所由下蜀也今為驛其地有張魯城西北為七盤關與百牢關竝峙而近鳥道通蜀廣元之朝天嶺廣元古葭萌秦蜀所必爭地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既入寧羗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總兵侯良柱壁廣元死于陣

初四日入關于廣元烏龍山下結十七營初五日賊分

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

死之

湖廣乙酉解元贈尚寶丞

初九日攻劔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

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破劔州知州徐尚卿死之

南平舉人

贈參議

十二日破梓潼十四日又分其軍一往綿州一往

鹽亭一往江油江油知縣馬弘源被執不死

尋提問

彰明

安縣羅江德陽漢州皆先賊至而潰謀告新都四門火

鹽亭亦破溫江縣丞簿縱繫因而逃二十一日焚彭縣

次日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

贈按察司僉事

次抄西充遂寧

等縣趨潼川金堂縣典史潘夢科死之

贈將仕郎

其由江油

入者徑薄成都重慶以下皆戒嚴矣是歲也蜀先後中

賊三而此舉創甚初蜀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

隘口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

寧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死

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去生前官職

賊直逼成都而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援按臣陳廷謨雖

檄副總兵羅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救自以使事訖

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
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已死也時樞部
專意清中原視西畧差緩當寧羗初破或傳賊以其半
入蜀餘由漢興商維以入楚豫主兵者方憂秦賊出闕
亂勦局則以蜀事不足憂此劒外衡決始左支右詘懼
本謀之弗驗欲委咎承疇而謂傳庭也才藉以揜梧川
陝俾賊併力于西後可角中原取必勝然于時已十二
月矣未覩所謂軍期也惟鄖撫陳良訓病且眊詭稱殺

賊累萬驗問皆良民

外史氏曰予讀武陵相所上封事而竊嘆其僭而無徵也其言曰合諸撫之力將皖桐襄漢之賊盡驅入豫大勦之以收底定夫賊剽疾洶涌鳥舉風發若諸撫可以驅之則所在皆足殄滅何必入豫賊豈芻狗與雉兔乎哉而任吾輓之道上逐之陸中然後加焚蕪而施網罟也至于開採之說勢在必不可行帝英武有雄畧不幸所任非其人前之枋國者陰盤沉鷙其精神用之异同

報復以排擠天下之賢能而已詭稱醇謹無他長惟奉
唯諾治文書舉兵食大計聽主上自為之身無所關其
得失帝于是嘆羣臣為莫可仗最後乃得一武陵其才
辨濶達大異乎質木闢茸者流而天子以為能每奏對
輒移日所言皆聽拊几曰恨用卿晚迹其時天下已大
亂新受帝倚任欲以補綻支壞規措良難然就大勢揆
之曹變蛟敢戰有文詔之風左良玉雖跋扈能用其衆
不可謂之無將傳淑訓以新法徵調檄一下有司輸者

數十萬不可謂之無糧秦督撫威名夙著有方面之勲
史可法崎嶇危疆空拳冒刃余應桂捐金養士功在獻
陵不可謂之無才嗣昌由遑臣召見一月之間以知兵
領天下他大僚拱手充位不敢復言誠于此時開誠心
布長筭求主上寬假轡策相天下形勢之地設十數大
鎮招募流移訓飭士馬以圖十年之耕戰即賊何患不
平乃嗣昌計不出此持論專附會苟且倖成馬服君料
其子括之必敗也曰兵危事也而括易言之夫易言不

可況詐言之者乎秦穆公悔敗深戒截截善諛言又反覆于媚嫉有技之一個臣以為子孫黎民之殆君子重首禍毋專以此責嗣昌也

附紀

工科劉曰俊疏曰招安之失策乃回原籍三字誤之鄉里之人見賊非畏而不敢與居則羞而不肯與伍在彼亦面目難施輒悔而中敗臣在里中親見蝎子塊面訊諸賊情狀開口便以難回原籍為辭惟願在

軍前五功又見鑽天鷄住居臣邑西關極為安妥且
屢資其力以保不虞由前規後信狡賊非戰與守所
可辦也必另設一法以賊攻賊以賊招賊推誠感格
收拾解散之為便曰俊秦人其談賊情頗實後張獻
忠住穀城羅汝才居房竹不回原籍曰俊實先發之
終不若劉國能之立功軍前也爾朱榮之既擒葛榮
赦其脅從隨宜安插百萬之衆一朝而散何嘗不回
原籍所恃戰勝之氣有以致之耳熊文燦無專征才

以至于敗豈招安誤之哉

黃子威曰孝感以丁丑九月賊兵天明突至攻甚急至午刻已將陷有喻勇士者從衆後奔而登城賊已露及攀堞喻持一磚擊先登一賊與之俱墜而同斃餘賊退而城全後七年至癸未正月而後破孝感所以得偷安七年皆喻勇士力也

河南府監紀推官湯開遠上言皇上于撫臣則用懲創一法于鎮臣則用優遇一法所少者分別之一法

耳如撫臣竝失事也有怯縮不前有抗擅自命有兵食充而才力不及有才力濟而兵食艱難有在事而料事無聞有初任而綢繆不及有將士用命而調度失宜有布置已周而左右違指此可概以嚴譴置之乎武臣竝專閫也有紀律頗嚴有淫掠無忌有爭先赴敵有觀望逗留
有養士費財有朘削軍賜有計功索賞有虛級偽張此可概以寬假容之乎聖諭以諸臣中未始無才力乃寧甘褫革而不肯做不敢做為

恨臣思其故其不肯做者則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也
其不敢做者則以不做之罪猶輕而做之罪更重也
皇上宜與諸臣更始寬文法厚責成反覆于功罪之
間必求其分別既已分別而不槩收亦分別而不槩
棄則人心勸事功立疏聞奉嚴旨責令回詔開遠再
奏疏云臣聞帝王磨厲天下止有賞罰然無分別之
賞賞不足勸無分別之罰罰不足懲臣不敢漫引姑
舉事關辦寇者即秦晉本無賊而致有賊本可撲滅

之賊而致成不可撲滅之賊如撫臣胡廷晏劉廣生
仙克謹宋統殷許鼎臣數臣者何以當日處分視後
皆極輕如練國事玄嘿承其極散掣肘之畫空拳之
搏雖無救燎原其勤勞可錄何以處分較前更重臣
歷數近日皇上為辦寇而誅督臣逮督臣者一逮撫
臣褫撫臣者二按臣亦與並論而并逮矣道府州縣
則不可勝計試問前後在事諸帥臣有一誅且逮者
乎不特帥臣即偏裨有一誅且逮者乎臣任中州再

以中州一二事陳之按臣曾倜當舊撫艱去力障寇
鋒捐贖八千金濟師料理防河苦心拮据值玄嘿蒞
任覃懷方叱馭歸汝未嘗纖毫失事竟從速配將來
無肯做敢做之按臣矣道臣祝萬齡在河北經營兵
食寢食俱廢疽發于背猶履戒行而致削籍將來無
肯做敢做之司道矣宜陽令史弘謨寇從澠池突至
偵備有素孤城得全聞今歲之六安州之守本官之
力獨多士民之公揭科臣入之叙疏坐令褫革將來

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永寧鄉紳張論父子捐資募
士夙夜登埤其子鼎延代父乞恩皇上即慎重名器
何至并其子之官而奪之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鄉紳
矣臣伏讀明旨謂失事處分俱經確核皇上所謂確
核者以議處有銓部也議罪有法司也稽核糾舉有
按臣也皇上試思下之銓部即議降議罰議革矣有
執奏曰此不當以考功之法論者乎下之法司即議
杖議配議遣矣有執奏曰此不當以司寇之法繩者

乎至稽查糾劾在按臣不過舉失事奏聞有推原功
中之罪與罪中之功將全局打算及前後着數一一
分晰為皇上告之者乎非諸臣之不肯為分別也知
皇上一意重創言之必不聽且以甚諸臣之罪故不
若不分別之為愈也開遠臨川人若士子有異才兩
疏最為愷切既上帝怒錦衣逮治後釋為安滁備兵
陳益吾與楊翠屏書云浙川為西南盡境豫鄭秦三
省咽喉也必謙實以兩營以其地非客兵所能久住

兩營僅三千有奇又以宛中大疫將吏俱病賊乘虛以九營精騎奄至平昔所忌惟陳永福必欲取之永福與督陣叅將江樞以二千之衆鏖戰八晝夜又值大雨兵士皆立深淖中火藥弓箭皆濕撤兵還浙少休伺隙夜搥其營賊狼狽入深山憤而并內鄉之賊數道竝進欲掩縣治永福先與錢繼功江樞入山分路伏隘奮銳攻之遂報二十六日之捷其勞亦可錄矣必謙獎勵永福江樞二弁而優賞新降立功李虎

李潮二賊以風示賊衆買運火藥鉛子火鎗弓箭連
夜給發以濟浙軍之用此時理臺亦可抵浙必更有
一番鼓舞妙用矣夫寇之入漢中也緣督臺以寧夏
之變遠赴西陲得報遲而應着稍緩兵發而賊已入
險遂不及禦此督臺飛書請兵必譙亟與理臺議發
祖寬李重鎮入關協勦蓋一以應秦中之急一以省
豫中之餉也祖兵前在郾中歸思已自搖搖入秦非
其志也理臺為之疏敘將領戰功而兵卒亦稍有捍

網理臺欲有所施行且適聞三原遼兵之變聚謀洶
洶幾致不測理行後必謙多方告誡始得成行而延
賊闖將過天星等數萬突至朝邑逼近潼關以渭河
水深不得過而秦兵左右攔之遂登黃鹿山今祖李
兵西入甚為合宜左良玉并管三營兵馬衆共七千
有奇而驕情玩敵理臺汰去十之三以羅岱替李三
才孔道興替趙柱各管一營令孔道興駐靈寶以備
雒西左羅駐宜永以備雒東而祖大樂營兵分駐雒

汝就餉并備內浙逗出嵩廬之賊此宛雒賊情兵勢
之大概也然豫中事有大可憂者三其一為舞陽葉
縣裕州土寇舞賊楊四并糾西遂羣賊四出焚掠此
時亟宜一大創之欲用客兵則驕不聽使且舞裕苦
無供億而主兵盡堵浙川餘俱寥寥不能辦賊此可
憂者一也因糧輸餉與內庫折色本省僅得三萬有
奇部咨以抵透用新餉尚且不敷其省直捐輸奉旨
盡解督理軍前與必謙分毫無涉而九年新餉奉旨

不許那用違者重處大兵雲屯維宛本折日費千金
各屬庫橐如洗以思歸之士借缺餉之名一朝決裂
為禍甚大此可憂者二也祖大樂祖寬兩營兵將雖
為民間所苦亦為賊中所畏然其勢必不能久留王
周二營已再噪矣李重鎮既非將材兵亦難馭其隨
左兵求歸情勢必然則今冬實實留豫中堵勦之兵
除主兵外只此左羅孔三營耳左弁積為賊所輕其
兵亦引賊之媒也羅孔新入營尚未整頓倘秦鄆大

寇潰決而來何以禦之此可憂者三也又與王總理
軒錄書云豫人與某望公如望歲矣此時宛雒俱有
寇而雒嵩間勢輕左良王得小捷而羅岱亦在新澠
間可以無虞宛賊初有老獬獬整齊王混十萬張四
賀雙泉等大小七營隴張四一股為土賊殲之幾盡
而老獬獬等以其親督諸將東西夾勦連摧之于神
道唐河大石橋後坡敗奔入浙川大小老獬獬整齊
王等六營糾漢中新到西營八大王渡江合勢突走

鄧唐入楚必謙發陳永福孔道興江桓等追襲之棗陽城下城將破矣救至獲全其時左羅尚在內鄉支抵混十萬與漢中新到蛤蜊圓黑蝎子于大山亦薄斬獲而雒嵩告警故亟遣歸搜勦左羅去而混十萬等又猝從深山逗出過馬口山下鎮平必謙亟遣陳永福等往鎮平以禦之永福以功不得陞內懷怏怏故獨樹後坡棗陽之戰不肯盡力止推孔道興當先其兵向來頗有紀律比來沿途甚擾有白秋搶集之

事比從南陽發往鎮平以前二事詰之跋扈自如一
抵鎮平高坐關廂縱兵肆掠既不入山又不發撥混
十萬馳騎攻西關孔道興竭力堵禦陳江二營不出
應接孔弁因此箭傷頗重初時永福與錢繼功以二
千孤旅與老獍混十萬等大小七營鏖戰月餘而
三捷者將氣銳也今賊已去大半又增孔弁一營意
氣稍阻不肯一矢相加遺矣左鎮以五六月間整
頓兵馬大有氣色故混十萬稍忌憚之羅岱亦戰將

也而羅漢白河兩捷頗有殺良之議然其材未可輕棄逆寇雖有數十股其中兵精權譎者惟閩賊翁臺宜聚天下兵馬專勦閩王一股閩滅則羣寇喪膽自

可次第削平耳

此時高迎祥已擒其言閩賊指李自成也

汝南土寇楊四

郭三海最橫楊四所倚為心腹爪牙者劉恩恩之驍悍倍于楊四而楊四弟楊五楊六頗與恩為讐大梁巡道中軍尹先民赴郢必謙語以從中用間若搆楊五楊六殺劉恩以去楊四手足則兇焰滅而內離矣

又與舊按臺金天樞書言中州主客官兵左良玉兵雖加整而惟怯自如每道廳二官苦求發兵單騎先行良玉不得已而隨之昨賊在邲良玉在雒以九月初四日尚置酒高會至初七日發兵十五日始移營賊已先一日西去矣大石橋之役夜半乘賊零散而襲之既追及混十萬賊挑精銳鏖鬪良玉無能難也其所領官兵三千馬一千猶僅如此至必謙所領陳永福外孔道興一千五百係趙柱舊管與羅岱所領

朱三才二營皆積年打敗仗者營中好馬僅數十匹
盡被趙柱盜去必謙多方設處二百匹而令二弁汰
弱卒選壯丁漸補每人非二十金不可欲借五千金
與之無一應者至新勇營官兵千餘即陳治邦先年
敗兵暫付與督陣叅將江楨署管馬僅三十一匹其
何以戰

綏寇紀畧卷五